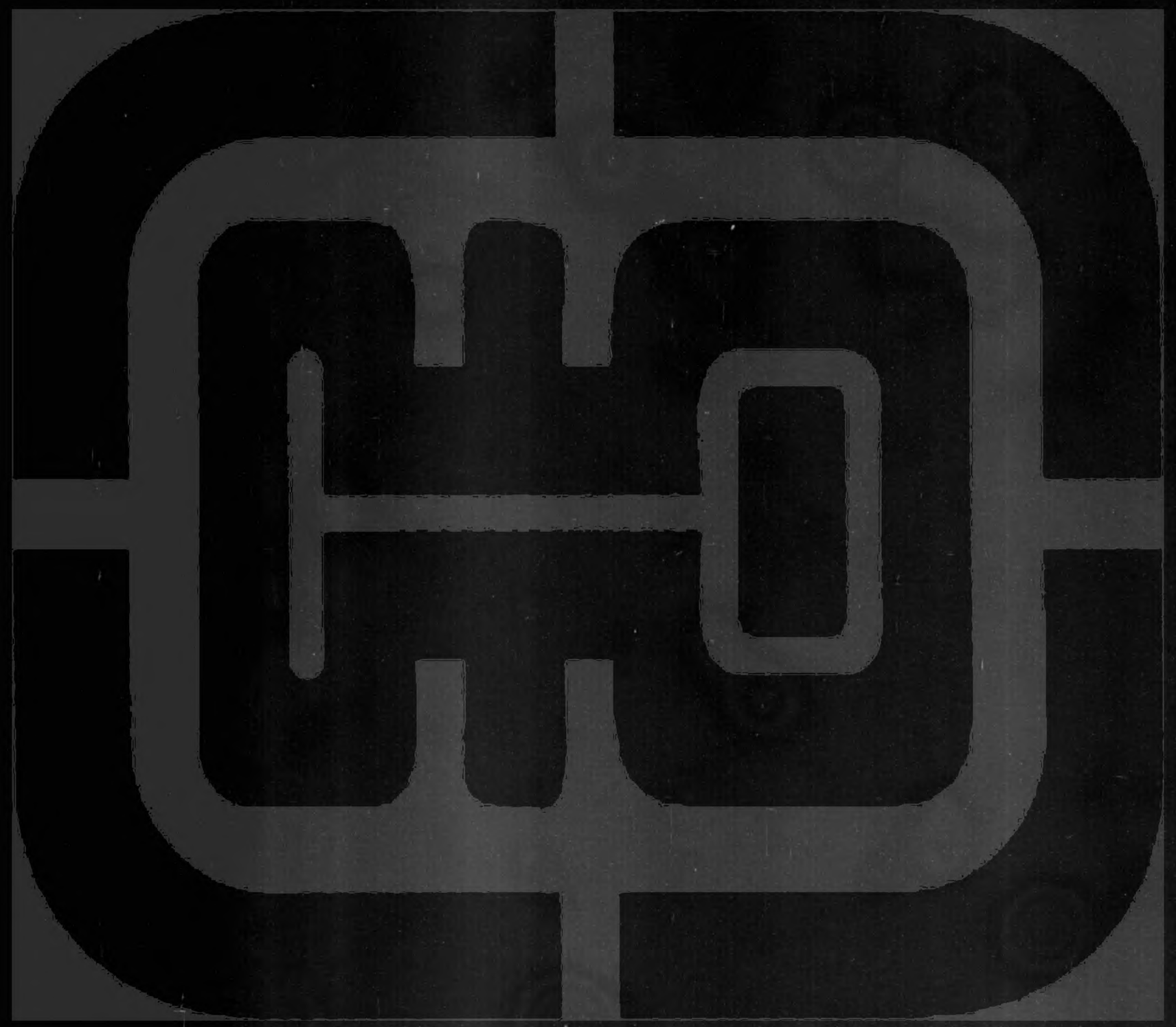


同安 林希元 訂正
太倉 毛在 重訂
雪始 吳同春 校刻

學而第一

此為書之首篇為字不可認做是字又不可將做作書言蓋論語二十篇而學而一篇則為之首也亦是作字意但不謂作書○故所記多務本之意學道有本學者之先務也○乃入道之門積德之基入道以知言積德以行言此事在事物為道得此道於心則為德曰門曰基者本之所在也學者必先務此而後道可入德可積○大學之明德得於有生之初者也此之積德全

於已生之後者也

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

○論語二十篇學而為首即此一章之言味之學者之能事盡於此矣所謂始乎為士終乎為聖者此也蓋學莫先於成已故以學習而悅先之其次莫要於成物故以朋來而樂次之然其歸在成德故又以不知不慍而為君子終焉總其語意是皆以在下者言如大學明德新民止至善則皆以在上者言然論語一書以載孔子之言行而此一章則雖孔子教人之言其實一生之履歷皆不出乎此矣門人記此於魯論之首不為無意○學而時習一章其於大學之三綱領已盡之矣蓋學習而悅明德之事也朋來而樂新民之事也至於不知不慍而為君子則止至善之事也朋來而樂新民之事也至於不知不慍而為君子則

所性全矣各為止至善也蓋是夫子就已分上言其道之始中終如此

人性皆善者理之一也覺有先後者氣質之不一也註中覺字無知行本伊尹云使先覺覺後覺不連先知云者知知其所當然覺覺其所以然既覺其所以然則知其所當然在其中矣況伊尹先並言知覺後專言學覺豈非以覺能該知乎○乃所以明善而復其初也先覺是已能明善而復其初者吾必從而效其所為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即性善之本然也○必效先覺之所為此所為字兼知行與為之不厭汝為周南二為字同○知者知其理未見於事行者履其事而理在其中矣故曰心與理相涵以知言也身與事相安以行言也非理自理而事自事○

習鳥數飛也禮記曰鷹乃學習集註之言蓋本於此○說喜意也凡人之所以為學而意思苟且工夫間斷不喜學者只為暫去學他而無時習工夫所學不熟中心不見那道理中一段可嗜之味故耳故曰教人未見意趣必不樂學此悅正謂樂學也故曰其進自不能已矣非自負其所學者而自喜也或以悅為自得之妙者非也集註玩味可見○學者將以行之也時習之則所學者在我故悅此悅字專以知言言學者正欲以行之也苟時習之則所學者為我得而可見之行矣故悅此與上段程子之言皆主知雲峯新安二子皆以此節專主行言是差認了○人性皆善而覺有先後味此言則知大學序所謂氣質之稟或不能齊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與夫所謂聰明睿知能盡其性者大抵皆是知上重了固有知而不能行者然知而不行者亦未為真知故也

○看此一章須要先認箇學字○門人記此書而獨以此為首亦可謂大有見者聖賢亦讀書今之學者亦讀書然其中却有不可同年語者故學者當先認箇學字

有朋自遠方來

朋同類也謂吾輩學者自遠方來從之見其不但近者來也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德不孤也既能成己則自能及物矣此善字即人性皆善及明善之善○夫與人同歸於善者君子之本心也故信從者衆則我之所知彼亦知之我之所能彼亦能之有以愜其素願矣云何不樂○樂主發散在外此樂大段是舒

恭亦不說是手舞足蹈也發散在外非全在外也

人不知而不慍

○此人字說得廣然以善及人之人皆在其中人不知不知其善也謂之學亦可蓋學所以學為善耳不慍心中無少不平也何也為其有見夫在我者蓋自其學習之時便全是有為已之心況其習之熟悅之深而至此又何欠戚之有○人不知而不慍此全是學力所到德之成即學之成也當人於不知而慍則懈矣不慍者惟知學為分內事傥然自有攻攻而略不以在外者為欣戚作輟也德之成也可見故曰德之所以成亦曰學之正習之熟悅之深而不已焉耳○慍答怒意不可說得粗故不止曰怒而曰含怒不止曰含怒而曰含怒意○學在已無係於人也知不在人無預於已也看見於此故能不慍○夫學既足以及人則所謂得志與民由之至於道大行無一夫不被其澤固其能事也而乃不為所知其能無慍者寡矣故能不以此為慍則其所就所造為何如信君子也○雖樂於及人然猶未見其為君子以其未處逆境也必不見是而無悶則處逆境如順途而凡一切身外之事舉皆不足以介其念慮矣此非成德不能也乃所謂君子○人不知而不慍須要體認得君子學在已知不知在人意思不可舉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來實他而必為知命故不慍也此等地位去知命之君子遠矣○學之正者其所學者乃欲明善而復初非異端俗儒功利之學也程子曰古之為學者一今之為學者三文詞也訓詁也異端也苟無是

三者則必求歸於聖人之道矣聖人之道即所謂正學也正學即明善以復初也此即古之學者一也○悅之深而不已焉耳或者不察其進自不能已矣之句是說喜意乃謂與此正相應而連此不已亦恐說是悅後之不已不知悅之深而又不已有何意思只管恁地悅而不已○樂由悅而後得未有成已之悅亦無緣得及人之樂也非樂不足以語君子若未有及人之樂亦未敢許其能進於君子之域也

其為人也孝弟

○聖人教人為學不過教人做人而已而人所以為人者仁也孝弟則仁道之大本也孔門之學以求仁為要此章論為仁必本於孝弟故以次於學而時習之後○大抵人只一箇心柔順

人也一箇心惡逆人也一箇心人既柔順外面所接的人雖不同或親長或師友或衆人我既能順親長則於他人雖非親長之比然我之心只是一箇故不好犯上作亂但所厚者薄未有不薄者也○味其為人也孝弟一句似乎專指氣質說然亦難論其為人也多慾寡慾亦有資質合下的亦有習成的況君子務本知務孝弟為本而能孝弟者亦有上文是據見成的說○犯上犯者不順也拂逆也與之忤也作亂則為悖逆爭鬪之事叛君賊父好勇鬪狠之類○孝弟則其心和順犯上是小不順作亂是大不順好犯上好作亂好猶言愛也孝弟之人犯上雖未敢必其無然終是少若作亂則可保其無矣孔子謂由求二子曰弒父與君亦不從也蓋由求亦是孝弟之人為親賀來有

父兄在之類可見○干犯之干惹也
君子務本
○能孝弟則仁道自此而生少好犯上不好作亂即此意而反言之也○其為人也孝弟則少好犯上不好作亂而所為皆仁道也故曰孝弟為仁之本可見君子有志於仁者當先務乎孝弟也○本猶根也本字說得廣根專指木言為仁之本本字與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之本同故須着箇猶字事事有本行字與為字終有些不同行字方見仁道自此而生若始字則全是謂皆有○謂行仁自孝弟始始字與本字不同故朱子不用而以根字貼之蓋必用根字方見仁道自此而生若始字則全是謂孝弟是行仁第一件事也故不同○孝弟為仁之本所厚者薄

所不薄矣要之仁亦是孝弟之本蓋仁是性也孝弟是用也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事君忠事長順此便是仁道之生生處也○本立而道生凡所立者謂之本本之所生者即其道也○謙退不敢質言質實也
巧言令色鮮矣仁
○聖門之學以求仁為要語其所以為之者必以孝弟為先論其所以賊之者必以巧言令色為甚故記書者於首章之後繼以孝弟言者示人以所當務也又次之以巧言令色者示人以所當戒也夫容貌辭氣之間正學者致力之地然於此却有天理人欲之分在學者不可以不察也如正顏色必近信出詞氣必遠鄙倍是乃為己之實功而非為他人觀聽之美設也如使

巧其言令其色徒事華藻二以悅人為主則本心之德雖有存
焉者寡矣○此等人只知善其辭色而不知善其心術且其所
以善其辭色者又皆只欲鼓動人之瞻視其心全走作在外不
復知有着己之實事矣信乎其不仁也○人之心最要不為物
欲所役使巧言令色所以鮮仁者以其役於物也如此等人則
富貴能淫之貧賤能移之威武能屈之與鄙夫可與事君也與
哉正一類人物也○為己為人天理人欲之分也巧言令色則
全是為人而人欲滋熾天理熄矣本心之德即天理也○巧言
令色有所為而然也正顏色而近信出詞氣而遠鄙倍是在我
朴實頭工夫無所為而然者也有所為而為者人欲也無所為
而為者天理之當然也○衆公問社於宰我對以周人以栗曰
使民戰栗充類至義之盡是亦巧言之流也夫子所以痛責之
或曰宰我本為不知立社之本意故附會云爾非欲衆公之悅
也此說固是然亦曲說曲說者必無直心安知非以取悅乎
吾日三省吾身
○曾子之學隨事精察而力行之此三省特其精察力行中之
三事也蓋曾子無所不用其省此蓋其晚年進德於他事已當
其心而獨於此三事自覺有不足者故云然亦其自述勉人之
意歟
為人謀而不忠乎
○大凡人於自謀未有不盡其心者惟為人謀便不能視人之
事猶己之事故曾子以不忠自省

與朋友交而不信乎、

○不信則或面而不心以實則外如是內亦如是無所不用其極、○此信字不但謂言語以實凡事皆要實也故集註曰以實之謂信而不曰言之有實也蓋弟子章以信對謹故有言行之分賢賢易色章子夏則分明謂言而有信安得據子夏之言而律曾子之言乎、

傳不習乎、

○傳於師者退多不能習於己而苟且鹵莽之弊或不能免故曾子以不習自省○最要看三箇乎字乎字有自猜自疑之意正所謂省也朱子云有則改之無則加勉有無二字亦從乎字生、○所謂得為學之本指自治誠切言誠誠心不欺也切切己也曾子之三省決然在一貫之先、○廣平游氏小註曰古之人所謂夜以計過無憾而後即安者亦曾子之意此黃山谷刀筆答洪駒父第二書曰士朝而肄業晝而服習夕而計過無憾而後即安此古人讀書法也○曾子孔子弟子名參參七南反此本小註然古人多讀作所金反樂天詩鳥中之曾參是也、

道千乘之國、

○道治也朱子小註云不言治而言道者蓋治者政教法令之謂為治之事也夫子此言者心也故曰道依此則不當解云道治也且此處既以道為從心然則道之以政此道字又如何分別蓋所引小註乃朱子未定之見今曰道治也則道即治矣不當異論○道之所以訓治者道理也理之謂治○道千乘之國

馬氏謂八百家出車一乘包氏謂八十家出車一乘且一乘之車甲氏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牛馬兵甲芻粮具焉恐非八十家所能辦審然則古制亦重矣民力亦勞矣故當據馬氏○八百家出車一乘則千乘為八十萬戶矣

敬事而信

○敬其事如做此一件事則心一於是務要做得停當敬訓主一無適程子本兼動靜此處敬事之敬則專是動也○敬訓主一無適而實不膠滯若做此事方主一於此忽又一事有重於此者則又當移其主一之心於彼矣初亦不害其為主一而無適也○三解釋光典之欽曰欽只是主一當事而存提撕警省使常惺惺在這裏便是欽纔不欽則心便昏昏蓋人心萬理畢具敬與一監官相似監許多事物在這裏前輩謂秉史筆者亦皋夔信矣若非皋夔安能說到此地位所謂前輩謂曾南豐

信於民謂與民有信也凡發號施令朝會刑賞不朝行而夕變始然而終不然也文王之與國人交止於信亦率是道而已

敬事者敬己之事節用者亦節己之用度也信者與民有信也或曰臣民皆當以信愛人愛字說得廣凡百官百姓賢人君子皆是但是人皆當愛使民以時又專指民字出可見其有異義使民以時之時不用農功之時也不違農時之時方用農功之時也○使民以時之時謂農隙之時也或曰如春耕夏耘秋收之時乃農隙之時非農畢之時至冬乃役之冬乃農畢之時也何必云隨其時事之隙又歲十一月徒杠成註云十月農工已

畢況周禮以大司空為冬官亦取其農畢而可役民也大抵畢字與隙字不同畢是冬來方畢隙只是逐時數日之間隙而已春蒐夏苗秋獮冬狩便是使民皆隨時之隙也朱子云古者四時之田皆於農隙以講武事是四時皆有農隙而杜氏註左傳所謂各隨時事之隙者有足證矣○禹謨曰政在養民舜典曰食哉惟時一也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

朱子曰敬事而信是節用愛人使民以時之本而敬又信之本聖人言語自有次序不應胡亂散出故此章之言敬了是信信了是節用節用了是愛人愛人了是使民以時但聖人之言是渾然天成仔細看來便反覆相因雖然後人若學聖人說時把反覆相因來串著又或零碎不自然依此玩味之可也

○此章只要見得治國之要在此五者此五者皆從為政者身上說所以為治國之要若夫禮樂刑政紀綱文章之屬乃其條目耳非其要也故曰亦務本之意不然則徒法不能以自行矣味朱子在此五者之句見得反覆相因之說是餘意

○楊氏上不敬則下慢之說似乎臨之以莊則敬非孔子正意又曰侈用則傷財傷財必至於害民則兩事幾似為一事看了故朱子置之圈外○正蒙十三篇曰道千乘之國不及禮樂刑政而云節用愛人使民以時言能如是則法行不能如是則法不徒行禮樂刑政亦制數而已

弟子入則孝

○弟子即今所謂子弟即小學生輩也入孝出弟弟子之大本

也謹行信言弟子持身之事愛衆親仁弟子接物之際此數句於弟子之職盡矣○汎愛衆弟子之愛衆不過只是無憎嫌人底意不自占便宜之類○親仁仁謂仁者只是行輩中有見識言動立心造行強似衆人底我便當親他所謂友勝己者○愛欲其周而親有所擇仁即衆中之賢者時文中不可講得太重此小學之事也

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謂行此數者一有餘力則用之學文于以考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使其所行者一合乎聖賢之成法中乎事理之當然也○則以學文謂以其餘力而學文不拋却許多餘力也學文方是開發聰明處謂日間脩行之外一有餘力便着去學文也不可專說稽考入孝出弟謹行信言愛衆親仁底道理然此數者道理亦在其中若專說是考這許多道理便不是盖詩書所載不止是弟子之職禮樂射御書數於此數者又何嘗一一相關朱子末段所云不過因洪氏之說而足其意云○大抵學者之事文行二者而已然小學先從事上着工夫而後及於理大學先從理上著工夫而後及於事雖均為文行而所以為文行者又各不同○此章學文固非輕然以行為重故曰有餘力則以學文且務本之意不可不知○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文亦不止是此等文行亦不止是此等行所謂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者也洪氏註以文對質而言恐非孔子之意○弟子之職謂弟子職分之所當為也為弟子之職為字重謂行弟子之職

事也程子此說及尹氏但重在行上與孔子意少異故在圈外洪氏猶有未盡者故朱子補之大抵學文亦是箇重事○畢竟是小學事先儒之說雖依據集註解文云詩書六藝則此章之為小學事了然矣朱子亦曰文是詩書六藝之文古人小學便有此等今皆無之所以難

賢賢易色　章

尊賢取友自是兩事賢賢尊賢也與朋友交取友也中庸九經以尊賢先親親又曰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子夏言此四者而以賢賢居首有以夫○則古人之所謂學者可知矣此句正應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一句

子夏此章意思與子路何必讀書棘子成質而已矣意思相類大抵都是有激之言故欠平正聖人灼理周匝氣象從容如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是多少有斟酌至於抑揚之際亦曰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是多少斟酌○子夏此章言意只程子亦不然程子高於子夏考之言論可見○言此等人苟非質美而自能盡者必其務學而後能盡者故雖或以為未學吾必謂之已學矣子夏此言亦務本之意○吾意子夏是主資質之美者言若無必其務學之至說則不至有廢學之弊此恐是朱子替他周旋語意處如子張見危致命一章註云一有不至則其餘無足觀此語亦是替他周旋處或者謂註中必其務學之至此必字即是本文吾必謂之學矣之必字未然也本文之必取必於已註中之必取必於人也○子夏意主在資質上

故有廢學之弊若重在務學之至則是子夏以為此非務學者
不能如此何廢學之有○程氏嘗言讀書一尺不如行得一寸
行得便是會讀書亦子夏之意義
君子不重則不威
○此章亦要見務本之意必威重而後學可固猶忠信為傳習
之本也先言不重不威而學不固是舉為學之弊欲人先有以
立其質後言忠信擇友改過者是指為學之要欲人知所以用
其功也威重就資質上說此處全未說到學上必有是資質方
可為學不然便是無基址縱學也不成故主忠信是後面事○
學以威重為質自主忠信以下則皆學者之要務也夫重厚有
威則學可固矣主忠信則學之大本立矣友勝己速改過則日

新矣學之為道要不外此數者亦務本之意○學字兼知行學
則不固與不重不威只是一套事○游氏總註與朱子註旨意
稍異○威重就外面說忠信自內面說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豈
可以淺淺看耶○威重雖就外面說其實亦與內面相關故曰
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主忠信者凡事都要實去做以實為主
則孝貞簡是孝弟貞簡是弟○人多是臨深以為高故聖人言
無友不如己者
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此章指在上者言故下文曰民集註又云下民蓋是為當時君
大夫為民上者多忽略於喪祭無以端風化之本故曾子云然
曾子是箇孝謹懇惻底人凡所說話氣象一一相似學者宜即

其言而想其氣象真箇藹然可掬也○追遠不止親父母凡遠祖皆然朱子云湖北人上墳不問遠祖亦哭這却好只江南來不如此○又曰今之一身推其所自則必有本便是遠祖畢竟我是他血脉若念及此則自不能無追感之情且如今老人若得見十世孫時也惜畢竟是自家骨肉人但是不思量到這裏所以追感之情不至也

○民德歸厚亦是慎終追遠而各念所生民德猶云民心大抵春秋之時世教既衰民不興行如慎終追遠意思都無了曹子以為此亦在上者無以倡之故如此因發此葦之言或者乃欲以民德歸厚為泛說得廣通上下而言恐非也如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亦然當時民俗澆薄皆由於為人上者使然如三

年之喪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則慎終之禮薄矣如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之類則追遠之禮薄矣

子禽問於子貢曰

一章

○求之與抑與之與此設兩端之疑也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則非求亦非與也子貢之言蓋謂夫子於國政自有以得之者與且不足言況於求乎故置與不答特借求之一字反言之見其自有不求之求也或者便以為只是與恐亦未得子貢之意○子禽所謂與者是有人情意若子貢言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則是出於時君之敬信就問而非以此為德矣

○此章只是聖人不求人而人自求之之意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即夫子之求之也此外更無求此句還帶下句讀○子貢本

夫子聞政之實反子禽所問之意蓋他人之求求也吾夫子之聞政以其德容之盛而自致不求之求也

父在觀其志

上二句看其人之善否下一句則專就子邊上看他或以志字挿入下句者非下句尤重味此章句意必有為而發○三年無改之心此人子之大節也此一點念若無改只是要有不死其親之心則是卒其親之後得以自行而天理人心所存者亦幾何哉此夫子所以寓意於三年無改之說也○朱子曰下二句只是折轉上二句須要味折轉二字依他講說纔說三年無改便是當改底事事竟要改也特時間未忍遂改耳

禮之用和為貴

○禮之為體雖嚴而皆出於自然之理故其為用亦必聽其自然之理而從容順適為之無拘牽急迫之態乃為得禮之意而可貴也故曰禮非強世者也○只看禮字便是嚴的物事君臣上下不可以毫髮僭差然非出於人為全是天理合當如此行人心也要如此行方安故用和為貴禮用即禮之行處也○朱子舊說云如父坐子立君尊臣卑多少是嚴若見得父合坐子合立君合尊臣合卑則無不安矣○禮用之和詳味小註是說自然之和非說人行禮必要和乃為貴也所謂從容放教和便不和也○禮之用非人之用禮也乃禮之為用如此也惟其為用如此故可貴觀朱子上云自然禮之全體也可見之自然禮之全體也可見

出與叔云自斬衰至緦麻衣服異等九族之情無所憾自王公至皂隸儀章異制上下之分莫敢爭此出於情之所有循而行之無不中節也○體者是禮之本意本意以嚴而設也○龜山與薛宗博說逐日會職事會茶其人云禮起聖人之偽今日會茶莫不消得如此龜山曰既是不消得因何又却會茶其人曰只為心中打不過龜山曰只是打不過處便是禮非聖人之偽禮之用和為貴只為不如此則心有不安故行之自和○禮之用和須要窮理始見得這道理合用恁地便自不得不恁地如入公門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過位踧踖如也苟不知以臣事君合用恁地終是不解和且如今人被些子燈花落手便說痛到灼艾時因甚不以為痛只緣知道自家病當灼艾出於情願自不以為痛也若要放教和便是知和而和矣○既曰不以禮節之則知上面知和而和全是逸出禮外去了上下兩段和字大不同○此章之旨謂禮之行貴於和而又不可一於和也一於和則和非其和矣外禮以為和者也與上文和字名同而實異○禮之用和是無心之和趨理而行者也知和而和是有心之和越理而行者也○最要味朱子總註所謂嚴而泰和而節此理之自然云云蓋禮之用而不和則一倚於嚴而失其中正矣未足貴也若知和而不知以禮節則又一倚於和而失其中正矣亦不可行也○嚴而不泰如秦始皇固不可行泰而不嚴如陳後主亦不可行此皆人為之害禮之大體原無此病禮之用和若推其極夫子之恭而安亦不過此○至嚴之中而有至

和者存自然之理使然也朱子註不曰嚴而和而曰嚴而泰見其出於人心自然之安而非著意於和者也又曰和固不可便指為樂是禮中之樂如天子八佾諸侯六大夫四士二此樂之有節處又是樂中之禮也便見禮樂不相離○樂勝則流故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此樂字只是禮中之樂所謂樂只是一箇和如群居交際之間謁然有愜洽之氣而無乖戾之心此便是樂之實其鐘鼓琴瑟之類特以宣暢其情而已又按禮勝則離樂勝則流二句出樂記程子兼引下句以配此章下節亦借言耳

看朱子總註方知此章全是無過不及道理○周子曰陰陽理而後和故禮先而樂後此二句足以解此章之大義矣

信近於義章

○此章之言有子是見人之言行交際多有悔於終者由其不能謹於始也故教人謹始慮終之意謹始慮終是一時事下三截皆是無自失之悔○事必合義然後可行所約者不合義則不可行矣故斷不能踐其言○恥辱恥由內生辱自外至如曰見辱取辱可見辱之在外如曰知恥不恥可見恥之在內凡致恭或過或不及皆可恥也不及則失人過則失已○因是暫時宗是久計因之所關者小宗之所關者大因是始事宗是後來事如孔子於衛主蘧伯玉必是初間曾與伯玉有交分在先故後來事全主他以此觀之可見因依所當謹○因字最輕只是偶然依倚他此時更須物色其人賢與不賢後去亦可宗主蓋

古人適他國但偶一依其人則後來勢不得不宗之所宗一失萬事瓦裂除是去之而已亦有不及去者故君子重之○因依或邂逅之間或共事之際皆有因處此依字不是依歸之依宗乃是依歸也○依只是偶然依倚○觀集註亦之一字可見只是宗夫昔日之所因者○宗猶主也彼尊我賤而我宗之非止以為主人耳故又曰宗而主之因猶依也亦然○當時羈旅之臣所至必有主故須於其相因之際擇之○陳了翁嘗被蔡卞之薦后來擺脫不得亦是失其親也初既因依之矣后來勢不得不從而宗主之夫因失其人其失猶小至於宗之失人其失大矣君子可不為久遠計慮哉故伯夷有望望然去之者○君子寧言之不顧不規規於非義之信寧身被困辱不狥人以非禮之恭寧孤立無助不失親於可賤之人右張子之言正可以足此章之意

君子食無求飽　章

○君子食無求飽至慎於言當接說不可停住語意好學者務欲得乎道也道者事務當然之理無過不及者也有道者躬行心得是當然之理而無過不及者也不求安飽者志在於道也敏事慎言者用工於道之實事也取正有道者是欲使吾之道都恰好而無差也好學意思在無求字敏慎字就正字內面見得有汲汲不自已之意須合三節意方說得是好學尹氏之說全重在末句意欠周匝

貧而無諂　章

貧而無諂富而無驕是猶知有貧富也若夫樂與好禮則身雖處乎貧富之中而心已超乎貧富所撓奪也○富而好禮知有禮而不知有財也好禮云者禮全是理之節文當然處○安處善以身所行言樂循理以心所樂言○貧而樂者富亦樂富而好禮者貧亦好禮各以類與其重者言耳○子貢之問非以已事為問也夫子各之亦就其所問而據理裁之耳集註云許其所已能勉其所未至此是言外意○如切如磋不止就貧富言講學進道凡事都要如此子貢之意亦闊然却因夫子論貧富一節而觸悟得故曰其斯之謂歟○子貢引詩之意須放寬說若指定無諂無驕樂與好禮便皆是夫子所已言者不必說告往知來了○夫子之言是據見在說來及夫學問之功也子貢引詩則謂學問之功當即貧不以無諂為足而必求至於樂富不以無驕為足而必求至於好禮之謂也勉勉益進不造其極不已也

○其斯之謂謂此詩所言其即貧不以無諂為足而必求至於樂富不以無驕為足而必求至於好禮之謂也勉齋之言略可疑集註所謂及聞夫子之言又知義理之無窮云云觀又知字便見得引詩所云乃夫子所未言者何謂告往知來一句說不得蓋斯之一字當有所指也

告諸往而知來者往者其所已言者來者其所未言者朱子解註則然學者學夫子說話時難入此註○處貧富上就是義理就是學問工夫朱子云所已言者謂處貧富之道所未言者謂學問之功此語在學者亦要以意逆志學問之功四字內就

含有處貧富之道非謂脫然於貧富之外而別為一道乃為所未言者也大抵斯字畢竟要有歸着

○此一章可與衣敝縕袍章參看子貢引詩之言又正與夫子激子路者相類

○不患人之不已知

夫子此意常提掇以教人曰不病人之不已知病其不能也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已知求為可知也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已知也此為學者設或曰說得廣言夫子未嘗指定固是但以此數章律之似止為學者設

為政第二

為政以德　一章

為政所以正人也以德則能正己以正人矣能正己以正人則天下皆歸於正矣所謂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故無為而治○為政而本諸躬行心得者以正人不徒恃法制禁令以治之人將自服矣○為政以德朱子曰不是欲以德去為政亦不是塊然全無所作為但德脩於己而人自感化然感化不在政事上却在德上蓋政者所以正人之不正豈無所作為但人所以歸往乃以其德耳必有德以為動化之本然後不待致詳於法制禁令之間而自服耳故曰為政以德然後無為

○為政而徒恃法制禁令以為制服天下之具則法制愈詳禁令愈嚴而民愈自不服夫惟為政而以德則是本之正己以正人故不待致詳於法制之間致嚴於禁令之末但見自東自西

自南自北無思不服如北辰之安然居其所而衆星自拱之矣原來北辰之不動非有意於不動衆星之拱之亦非有意於拱之也盖天運左旋而之右凡日月衆星皆然則皆動也只有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在北上南極入地三十六度在南下二處都不動如磨之心如門之簨故曰天之樞也此獨言北極不言南極者南極入地常隱不見又在下不比北極之在上於取喻為切也

北辰非北斗北辰只有五星北斗則有七星北斗常轉去北辰不遠故曆者以其斗柄所建為十二月分之候北辰則專指五星中之一星邊天壤而言北極則兼連五星而言亦有小分辨○辰天壤也本非指中間一小星為辰只緣人要取此為極不可無記認所以就其[illegible]一小星謂之極星即第三星所謂太乙也○天之無星處[illegible]辰也地之無石處皆壤也石附於壤然則星亦附於辰耳○以星辰之位言之謂之太乙以其所居之處言之謂之北極以其衆星皆動而此獨不動言之謂之天樞○太乙如人主北極如帝都天樞則指朝廷人主所在也天之運有常度而無停機南北極則其所管轄處

天原發微天樞篇曰愚按北極五星在紫微垣中北頭一星在天心四方去各九十一度九十一度者四九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四方輻輳將來辰星居中即北頭一星之內無星處也衆星咸拱者北辰在天猶天之心猶心在人為身之主手足耳目血脉膚體無不關也世無非人也而人君南面以為之主

天體無非辰也而北辰居中以為之主以至周天之度萬有之夥莫不脉絡於是是則不動之辰以為群動之本故曰無形者有形之統不用之一即無極之極降而在我者也嗚呼精矣

詩三百

詩之所言有邪有正而詩之為用則皆欲人一歸於正也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逸志放心也○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作一句讀凡詩之言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固所以使人思無邪也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亦所以使人思無邪也

思無邪思字最好玩味思者聲詩之所由起也故曰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又曰情動於中而形於言又曰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故學者所當致力之地全在於思所思既無邪則所言所行皆無邪矣蓋思在言與行之先孔子讀詩於三百十一篇內皆見得使人性情歸於正之意但無如此一句切而盡者如川上之嘆乃其可指而易見者耳○思無邪是要使讀詩人思無邪若詩人則有正有邪如桑中溱洧之詩亦邪也○思無邪者誠也以自然者言

道之以政　章

○此章是聖人見得當時為政者徒以政刑治民而不知以德禮為之本故言刑政之效只如彼德禮之效則如此欲人知所重耳然其實德禮政刑四者皆為政者之所不可廢務德禮者亦何嘗全去政刑但與德禮並較其得效有淺深耳故雖堯舜也須用政刑但堯舜之所恃者不在此故曰不可徒恃其末又

當深探其本也聖人之意正如此非欲貶政刑不用也猶孟子善政不如善教之意其實善政善教安可缺也○道政齊刑者以政刑為主而不用德禮道德齊禮者以德禮為主而未嘗不用政刑以輔之雖堯舜之治亦不可無政刑夫子此言蓋為當時為治者只知有政刑而設耳○道政齊刑只是威民故其效亦只是得民之畏而已若道德齊禮則是化民之道故其效民亦化之禮謂制度品節也品節亦是制度中之品節制度如吉禮如何凶禮如何軍禮如何賓嘉禮如何都有箇制度品則有尊卑厚薄之等節則有無過不及之差○道政齊刑者民惟見威而不見德也德禮之效所以如此其大者蓋其所以道之齊之者皆出於天理人心之同然而覺之耳○法制所以示之使依此做禁令所以戒之使不得不依此做法制禁令亦是使人為善不為惡但子帥以正這一邊意思却無○齊之以禮者有箇規矩準繩使賢者有所止不肖者有所跂及而淺者深者厚者薄者一歸於中正也○制度二字何別制通舉全法而言度則其中之度數等差之類也○禮之用禮字指理而言齊之以禮禮字指五禮之文物而言○淺深厚薄之不一此句不必說資質只是承上文觀感興起而言謂感發之有過不及也所感之所以有淺深厚薄者則以其所稟之不齊也○淺深厚薄朱子語類一說云觀感得深而厚者固好若淺而薄者須有禮以一之則民將視吾之禮以為依歸之地無不深厚是恥且格矣○聖人之治必德以道之而布其具於政禮以一之而厲其法

於刑所謂四者相為終始也○文與武猶禮與法也禮所不能化斯用法矣故謂德禮政刑四者亦相為終始而易大傳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者深有旨也○味孔子此章之言正是所謂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也

朱子曰後世有聖人作決不肯恁休須法古從底做起始得有

德禮則雖用政刑終是德禮之政刑

吾十有五　章

○夫子此章之言多是為學者說意不重在自然上故曰因其近似以自名欲學者以是為則而自勉也

知之明而無所事守三十而立猶是着力守住此亦由其所知之未能脫然若於道理脫然有悟則應酬日用之間迎刃而中

觸機而解何用守為守便是慢定把持處

事字註孔子四十而不惑亦不動心之謂則今以四十不惑與耳順知命皆為偏主知者疑亦有泥蓋不動心兼道明德立也

○五十而知天命凡事物到面前不惟知其所當然并其所以然亦無不瞭然於胸中了則其行之至又何待於言蓋凡行之未至者亦由知之未至也此以知之至言而行之至有不假言矣學者反覆言為疑何哉○五十而知天命者知易也蓋不離乎形而下者而得夫形而上者也是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此天命之實也易大傳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

此孔子五十而知天命之事也凡人之仁義禮智百行萬善亦皆指於此而無遺矣○三條雖俱就知上說其實兼行在內六十耳順既曰不思而得則五十知天命亦是有待於思慮而得者也

不曰不踰規而曰矩觀員物輪轉無定矩則四角端正確然有定不得而越者也故曰知從心所欲不踰矩至此時是橫行直撞左來右去初不期於中理而自無不中理者○聖人志學時便自期到從心所欲不踰矩地位想到立時已有不踰矩意思只但年愈進則所造愈熟此亦聖人大約分箇進步等第耳

○味註中近似二字亦知聖人是大約說或說節節都有知行不是知行之分

孟懿子問孝

○無違二字通上下言蓋人之事親隨伊分上自有箇當為的道理得為而不為則是苟且以事親非孝也不得為而為則是僭禮越分以事親而親之愛之亦有所不順是陷其親於有過之地亦不孝也故無違一語若出於無意而意已獨至矣○生事葬祭既曰以禮則所謂無違者乃不背於理而非以從親之令為孝也○以無違為孝意只在不敢苟且尊親也

父母惟其疾之憂

老聖人進德則知行俱進但此章是聖人大約說話據其辭亦略有知行之分若全不論則不思而得對不勉而中亦安得說

○此指親心憂念其子之至切所在欲人子之體之也○既曰惟其疾之憂而乃曰無所不至何也若有所不至則不預憂其疾矣

○武伯所問者人子事親之道夫子所答者父母愛子之心知父母愛子之心如何則知人子事親之道當如何矣

子游問孝

犬馬皆能有養但不敬耳養親而不敬不亦類於犬馬視其親乎所謂獸畜之也子游雖不敬未必至此聖人亦是甚言之警之深也○與養犬馬者何異此者字不以人言指養犬馬之事言也若別作人字說便不見不敬之罪雙峰之言曲說也

子夏問孝

此謂事親之際惟色為難其餘俱不足為難也○有事父兄之事有酒食子弟之酒食也此皆常事尋勉而能者也惟愉愉悅之色則有非人所能強者故難○愉色就面言婉容連一身言對武伯者以其人云云故特舉最切者告之使知體此則凡一切可憂之事自不容於不謹矣

吾與回言終日

此夫子已明見顏子之非愚而後發此言也舊說始而疑其為愚終而決其非愚非也○意不相悖謂夫子之所謂是者彼亦全不見有未是意夫子之所謂非者彼亦全不見有不為非意只管領受而已此蓋由其於聖人體段已具故一言點化便都釋然而日用之間只管發揮出來

如愚處亦與以發處相發盖正是深潛純粹默識心融所在吾與回言終日則見其如愚退而省其私則見其不愚○顏子於聖人之體段已具但未有許多光采耳體段猶云坯質○退即孔子退也承吾字來謂顏子退則下有私字在

視其所以

視其所以而不觀其所由觀其所由而不察其所安人猶得以匿其情也視是且大略看至觀則用意看察則看得深了一節詳於一節○此一章逐事看亦得就其人之全體看亦得○觀其所由則所為之未善者不必觀矣察其所安則所由之未善者亦不必察矣

人焉廋哉

○三解克明德條曰東坡曰知人之明不可學非也伊川曰知道自知言知言自知人知人雖不可學但學而知道則知人矣又曰堯惟欽明而後知丹朱之啓明惟允恭而後知共工之象恭○天下之善凡有心為之皆惡也曰何至於惡曰自有惡亦不得不惡此惟深於理熟於人情者信之故此輩人全不足取

溫故而知新

○故者舊日所已知者於此而溫之而有以知其所未知則見得滋味愈長而推之無不通扣之無不應矣○師所以待問溫故知新則非問之所能窮矣○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故學而時習之然後有朋自遠方來所學在我則心與理一無所假借而隨問而應矣○所學在我而其應不窮所學在我自得也

自得之則居之安資之深源深流長故其應不窮可以爲師全

在知新上

君子不器

○器則只當得一路用天下之物方者以方用而不可借爲圓

員者以員用而不可借爲方故舟不可以爲車而行於陸車不

可以爲舟而行於水所謂器也君子學既有成而德已就則夫

格致誠正之道所以脩諸已者既無不盡脩齊治平之術所以

推於人者亦無不明所謂體無不具者也故隨所用而皆通爲

趙魏老亦可爲滕薛大夫亦可爲委吏乘田亦可爲大司寇攝

行相事亦可用之典禮典樂亦可用之聽訟折獄亦可用之宰

一邑亦可用之宰天下亦可大用之則大效小用之則小效所

爲異作謂

以然者以其體之具而其體之具者以其一心本有以具衆理

應萬事第人無學力以充之故其體不具而用始狹耳○集註

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體無不具在君子字內乃所謂成德也蓋亦自學問來

此爲子貢而發其實有德者必有言若有此德其言自足以明

之無有說不出底道理○只爲子貢多言不免有行未到而先

說到者故告以此先行其言所謂言者如曰仁曰義之類

君子周而不比

○周是公底比是私底周此與和同正相類然較之則同比

又深於和周分明是親厚若君子之與人親厚也則於人無不

在所親厚之中而未嘗有所偏私若小人則唯其與己同者親

之而不能徧矣○君子小人均一與人親厚也在君子則以公而不以私故爲周而不比在小人則以私而不以公故爲比而不周○周而不比亦是隨其廣狹而言不必說舉天下無人不愛方是周如有百人於此君子本心則皆愛之若其中有一二不善者君子亦須去之雖去之然終不失其爲愛衆也況去一惡人而衆受其利是乃所以爲愛何往而非周如小人千百惟群雖無不愛然群黨之外則異其心矣雖連千百都愛終是比○古人立君子小人二字最好玩味人但知其以德言不知其本以位言也然雖以位言而實主於德也曰大人者意亦類此蓋其規模意趣自別也○王文公君子齋記曰天子諸侯謂之君子蓋稱其位也有天子諸侯卿大夫之位而無其德可以謂之君子蓋稱其德也位在外者遇而有之則人以其名予之而以貌事之德在我也求而有之則人以其實予之而心服之夫人服之以貌而不以心予之以名而不以實能以位終身而無謫者蓋亦幸而已矣

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學者之事只是學與思而已學所以習其事思所以求其理夫事必有理故習其事者又必求其理而後所見益親理必寓於事故求其理於心者又必親習其事然後爲得其實不然則各有一偏之弊矣○學字亦無定指如未能知而學夫知者亦

是學未能行而學夫行者亦是學曾言則該知行又須看上下文何如亦有專就知言者如不學禮語意近之必學矣而又思其所學之理思矣而兼學其所思之事則所學者非但事為之粗迹所思者非但無實之虛見

攻乎異端

○此章戒學者當正其學術而不可他用其心也言人於異端若專治而欲精之則內不足以脩己而已之心術為所壞外不足以治人而人之心術為所壞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綱常由是而弛風俗由是而偷此其害也害不必說是害他人就是我之害也小註云旣入於邪必害於正正豈身外之物乎又曰佛氏若有精微動人處從他說愈深愈害人又非吾自家被其害乎內之旣有以壞自已之心術外之又有以蠱天下之風俗實一害也

佛氏之言比之楊墨尤為近理者朱子云佛氏與吾儒相似處如曰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為萬象主不逐四時凋他是甚麼見識區區小儒怎生出得他手宜其為他下也又曰顧紇指心性吾言超有無持作用是性之說以為妙道之所存持無所染著之說即求以超乎無象之表其徒之黠者又從而廣之曰但願空其所有不顧實其所無所謂號言踐實也蹻彼荊棘塗其率天下至於無父無君此句揩楊墨專治而欲精之為害尤甚此句方指有攻乎異端者

其異也　諸作地

由誨汝知之乎

子路強其所不知以爲知者蓋遇事或有問他他難於說我不知是以不知爲恥此其惑也故夫子爲他去此一段惑未是正告以求知之道然此惑未去則雖欲求知未易進○是知也且淺淺說箇知意思○知之盡知而何者爲知何者爲不知皆了然於吾心之間而無自欺之蔽矣豈不爲知乎

○夫子之意謂知與不知自家心裏明白此便是知蓋謂子路此病未去難以進於知也故淺淺地說

況由此而求之又有可知之理乎此二句是朱子祖程子意補之然夫子所以以是告子路者正爲必先去此一段蔽然後有可進之機所謂既能自知則不安於已知既能自屈則不畫於已至此亦理之必然也○子路好勇却亦好笑未知處如何强做知得看他初間也自任其視夫子亦是行行然有不滿之色如子見南子子路不說佛肸召欲往子路又不悅皆上佛攝召子欲往他又不悅在衛聞正名之言輒咈然曰子迂也奚其正此皆氣象麤暴而好勝之病豈知夫子於此却各有道理在然其性却直而義子曰乘桴浮于海從我者其由也歟子路聞之喜使車馬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衣敝縕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此皆直義之氣所到結纔一節尤可見其非草草者此所以爲聖門人才雖以管仲之功業先儒猶不敢屈子路而與之若則他可知矣

○不知為不知孔子所以刪書斷自唐虞者亦為此也如史遷便無此見而為恠誕不經之說矣嘗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不足徵便不言聖人是多少謹重

子張學干祿

為干祿而學也此五字是記者因夫子所言為此而發故著此一句以開先不可說子張學干祿

多聞闕疑　一節

君子之學所聞必多多聞言之資也然所聞之中不無可疑者未可以言也則闕之不言其餘所不疑者可以言矣而又未可以易言必慎而言之能如是則寡尤所見必多多見行之資也然所見之中不無未安者未可以行也則闕之不行其餘所已安者可以行矣而又未可以易行必謹而行之能如是則寡悔

○寡尤不止帶慎言意寡悔不止帶慎行意連多聞闕疑多見闕殆俱有蓋聞見不多則所以為言行之資者狹矣能無悔尤乎然不闕疑殆則不可言者亦言不可行者亦行矣能無悔尤乎可以言可以行者當其言行之際而或不謹則所言所行者雖是而不能無過當之病又能無悔尤乎

必舉寡尤寡悔而言祿在其中者蓋至於寡尤寡悔則志行孚名譽者自當有薦達之者祿豈待求而後至哉大抵子張之學以為干祿夫子所告者都是祿不待干而自得之道

哀公問曰何為則民服

其所行順乎正理故目之曰直以其所行曲理故目之曰枉○舉直錯諸枉則舉錯得宜而當乎民心之公民其有不服乎舉枉錯諸直則舉錯倒置而無以服乎民心矣如之何使民服也○盖是時三家恣横衷公不能錯賢人君子之在國者衷公又不能舉故孔子告之以此○圈外謝氏註與本文稍異讀者不可不知

李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

康子所問欲民之盡其道夫子所答欲己之自盡其道○臨之以莊持己以敬也故民亦敬之孝於親則其德足以化乎民慈於衆則其恩有以結乎民民自然忠於我矣善者舉之則善者益進而不怠不能者又教之則不能者亦將企而及民其有不勸乎盖舉善教不能則所以勸民也勸之盖引訪他善的意○容貌端嚴也容貌猶云形色容字實貌字虛貌猶狀也一嚬一笑一言一動都是貌○舉善則善者益勸矣教不能則不能者亦勸矣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季康子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問政數章皆然同一康子問也同一孔子答也或稱子曰或稱孔子對曰何歟盖記者之識見不同也論語之書記者非一人其稱子曰者以孔子於季氏非有君臣之分此以大義用書法也其稱孔子對曰者以康子爲魯上卿魯之政實自季氏出東萊博議所謂季氏於魯如二君矣故曰記者之識見不同也不獨此耳孔子與弟子未嘗稱字而曰孝哉閔子騫

又孟子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嘗竊疑之蓋道其實亦可見
稱孔子對曰之所自矣
或謂孔子
定公初年孔子不仕者未仕也或人疑其不爲政者疑其有高
隱之心而終不爲政也蓋是時孔子年四十三矣○又能推廣
此心以爲一家之政推廣其孝友之心于以辨內外明尊卑序
長幼使一家之老者舉安少者舉懷是一家之政也若居位治
民其道不過如此故曰要之至理亦不外是孔子此言謂素其
位而行其道不必於仕也嘗點浴沂之趣實有合於此故夫子
許之本柢詞也實則至理
人而無信　章

人之不可無信猶大車之不可無輗小車之不可無軏也其何
以行之也哉帶大車小車言而無信之不可行意却在外
○此章之言如君子多乎哉不多也之意意謂人可以無信乎
看來人全憑信以行如大車之行必以輗小車之行必以軏若
使大車而無輗小車而無軏其何以行之哉決然是不可也○
不知其可也此也字與下章子張問十世可知也之也字同皆
乎字意
子張問十世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與子路問事鬼神均非切問也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蓋見夫子好易而前知其發此問意在得
數也夫子所告只言理而不言數亦罕言命之意其於行路云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亦此意也

○可知也只帶所損益言殷意也

常禮之大者則固因乎夏而不變若夫制度文為之間或有餘者而損之或不足者而益之如變尚忠而尚質變建寅而建丑是其所損益者從可知矣周繼殷而有天下者也其於三綱五常之大者則亦殷之舊而不能變若夫制度文為或太過而損之或不及而益之如變尚質而尚文變建寅而建子是其所損益又可知矣因字更重於損益字所損益特所因之枝節耳如文質三統亦不過君為臣綱中之一事○蓋其所因者固不待言其所損益者亦不過如此而已此所以雖百世可知也姑據文質三統論之蓋尚忠之極則人必厭其無以寓此心也必至尚質尚質之極則人厭其朴略無文也必至於尚文既尚文文勝矣其勢又必反而歸於忠忠與質如春夏建亦其理勢之所在但其太過不中耳三統周既建子而春亦建亥此其大謬也非聖人之所可知也聖人所可知者知其大槩也

三綱以道之大端言五常以性之條目言一則天下之大本也○或問忠與質如何分朱子嘗其善問答曰質朴則未有文忠則渾然無質可言也○忠不離乎心質却是於制度上致意然猶是大槩未有許多曲折也至文則曲折備矣此忠質文之分也○天正地正人正者一則太運至子始有天至丑始有地至寅始有人一則天以十一月復陽氣地以十

二月始生物人以正月始興事此天地人正之所以名也依行夏之時集註則後說較明顯○夏以建寅為人正者後天之學起於震也周以建子為天正者先天之學起於復也商建丑者蓋起於艮之成始成終也亦入於後天之學也

朱子曰此章因字最重所損益不過其所因中之制度文章小過不及之間耳天下道理只一箇三綱五常都了○所因所革亦不過如此言三綱五常則萬世不容少變而其間之制度文為則隨時不能無改更故觀三代之已往者則百世之未來可知矣○所損益只是所因中物事文質三統亦是三綱五常中物事如建寅建丑建子只是君臣中事如忠質文之尚則貫乎三綱五常之內在[illegible]皆有其事自固多曰忠曰質曰文亦牽凡而言耳重在所因字○馬氏曰所損益謂文質三統集註用之而繼之曰其所損益不過文章制度小過不及之間似亦不止文質三統而已以養民之政言如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之類亦其制度文為也以教民之政言如王制夏后氏養老以享礼殷人以食礼周人脩而兼用之之類亦其制度文為也孔子又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則其所損益者亦未易悉數耳

集註云其所損益不過文章制度小過不及之間而其已然之迹今皆可見自不過以下便入在可知也句內方知可知也只帶所損益言或說上二可知也兼所因及所損益愚按大註於所因曰禮之大體三代皆因之而不能變如何下文又通承之

曰而其已然之迹今皆可見愚意二可知也上帶所損益讀其實所損益只是所因中物事故下句又兼所因所革言○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集註曰三綱五常禮之大體三代相繼皆因之而不能變此句似難繳以而其已然之迹今皆可見其曰其所損益不過文章制度小過不及之間而其已然之迹今皆可見正是貼所損益可知也盖自不過文章制度以下便已離了所損益之文而入向所可知也之句內矣則可知也只屬所損益為是盖所因者其可知也不待言其所損益者今亦已皆可知此所以雖百世皆可知也非謂上二可知只在所損益下一可知乃兼所因所革也按本文本註文勢意義上二可知俱不兼言為是

一說殷因於夏禮及其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及其所損益亦可知也如此說則本文四箇可知也既相符合而於集註所謂而其已然之迹今皆可見者亦相符合此說似長人多從之

古之聖賢實見得古人之道即萬世常行之典只得依他底到得秦而後有不師古始之意漢宣帝始有自有制度之言彼獨見已之天下凡事須自已出不知天地之常經至一而不可二聖人之所以為聖人只是萬事惟聽道理所役使耳敢自作聰明亂舊章乎其隨時損益者正所謂不過制度更為小過不及之間者矣

八佾第三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

○先王制禮辨名分於斯須如佾舞之數自上而下降殺以兩不可毫髮僭差也而季氏乃以大夫上僭天子之八佾以舞於家廟之庭其忍於無君一至於此更何事不忍爲謂凡適已自便而未其踰於大閑剥下欺公而得苟免於刑憲者皆將無所不爲矣此說以是可忍者爲重謝說以孰不可忍者爲重非正意也

佾數以八爲全者春秋隱公五年書初獻六羽左傳云衆仲曰夫舞所以節八音而宣八風故自八而下胡傳云魯用天子禮樂於太廟以祀周公已爲非禮其後群公皆僭用焉○佾干羽之總稱春秋書六羽亦舞佾也羽籥文干象武○註佾佾人數知其佾數人數以直者佾數以橫列者言故曰佾舞列也○愚意大於分只名以命之器以別之如佾舞之等差即所謂器也○范註故下階之間不可以毫髮僭差也僭有心差無心也一說差只是參也承僭字爲一類此說較優於前說○馮厚齋曰天夫不得祖諸侯公廟之設於私家非禮也由王桓始也惟三家皆祖桓公而立廟故得以胥用魯廟之禮樂而僭天子矣○范註本合正意但孔子爲政以下非專指故圈外之○當是之時王綱不振其始也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至其甚也則季氏以大夫而僭天子之禮樂矣復何所不至哉賈誼所謂首足易位而可爲痛哭流涕者也

三家者以雍徹章

馬異作而

○三家者以雍徹子曰雍詩云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詩謂如此亦何取於三家之堂亦有辟公之相助乎亦有天子之穆穆乎既無此義烏取此辭適見其無知耳

雍詩傳以爲武王祭文王之樂歌看來武王未受命未及祭文王以天子之禮樂武王沒周公相成王乃成文武之德追王太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疑此時乃有雍詩也或曰中庸言追王大王王季而不言追王文王則祭文王或先用天子之禮矣牧未死商已曰有道曾孫周王祭○按此詩有文考文母之言烏爲武王祭文王之樂歌無疑矣○仟山曰堂廟堂也上文庭亦是廟庭蓋廟制室外爲堂堂前爲庭

愚謂三家之始僭蓋以桓公藉口也而其後也則於桓公以下皆襲用之矣易所謂其所由來者漸矣此程子所以盡歸於成王伯禽賜受之非也○三家祖桓公事見逸攷大夫士庶宗廟條亦由曾祖文王故三家效尤焉

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夫禮樂之用必本於人心如禮有玉帛之類所以將吾心之敬也不仁而人心亡則敬心安在哉既不敬則與玉帛之類判然不相干涉雖欲用禮豈爲之用哉如樂有鍾鼓之類所以發吾心之和也不仁而人心亡則和又安在哉既不和則與鍾鼓之類判然不相管攝雖欲用樂樂又豈爲之用哉○此禮樂以禮樂之文言何也對仁言也仁以心言禮樂之理也禮樂則無有無聲容者但亦不指玉帛鍾鼓如周

旋進退之間亦皆是

朱子曰心既不仁之人渾是一團私意盖謂其心頑而氣味與禮樂不相屬也語錄問荅之言亦細膩上條敬和之說尚欠切○人而不仁如禮何只是心不在焉便使禮樂不動盖心全不醒了○禮樂只是天理之著見心不仁則天理滅矣禮樂與我何預○此仁字以全體言此禮樂字以其文言禮有玉帛之類樂有鐘鼓之類其實皆此心之流通也人而不仁則此心便死絞了便行不去了如禮樂何

游氏以人心言仁則該得理程子以正理言仁則該不得心故置稚說於圈外季氏說禮樂二字不謬但於仁字似疎故又居後

細玩游成帝語立辟雍胡氏註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不仁之人心非已有視聽舉履皆迷其所當而何以為禮樂哉惟仁者所行皆禮所安皆樂是則禮樂之本也庠序聲容特其具耳無其本而欲以其具教人祗益趋之於虛偽之域不若不為之愈也

林放問禮之本

放意以今世之所謂禮者大抵都是繁文非其本之所在也故試問禮之本意夫子之必有所指也○大哉問此問自是大何也本之一字已該了全體在其中是問不其大乎夫子正歎當時之文勝而忘本嘗反時人之論而欲從先進今放以是為問正與夫子之意不期而合夫子故不

覺健羨之○集註上云孔子以是時方逐末而放獨有志於本故大其問此是說夫子所以大之下文云蓋得其本則禮之全體無不在其中矣此是正說其問之大處

○禮與其奢也寧儉儉雖非禮之中而實本之所在也喪與其易也寧戚戚雖非禮之中而實本之所在也儉雖非禮之中然與其奢也而過於文則寧儉焉然則儉其禮之本也戚雖非禮之中然與其節文習熟之勝則寧戚焉然則戚其喪禮之本也

○林放問禮之本此禮字兼吉凶言禮與其奢也寧儉此禮字對喪字則只是吉禮也○放問禮之本夫子只答之禮與其奢也寧儉亦足以該夫喪禮矣而又必曰喪與其易也寧戚何歟其實禮字該得喪字但儉字該不得戚字奢字亦兼不得易字

○節文習熟謂其節文之習熟也○凡物之理必先有質而後有文蓋禮起於儉喪禮起於衰故曰本而文則皆從此生也

○范註儉者物之質物猶事也

朱子曰禮初頭只是儉喪初頭只是戚然初亦未有儉之名儉是對後來奢字為之追說耳東坡說忠質文謂初亦未有質只因後來文便稱為質

○林放問禮之本蓋亦近棘子成之意曰與其曰寧聖人之權度固自精切矣

夷狄之有君　章

天下所以欲有君者君所以綱維天下之名分有君則有臣有上則有下故本文只言夷狄之有君而集註則云反無上下之

分也、

魯宣公十一年陳徵舒弒君是時魯與齊方用兵伐莒晉與狄方會于攢函而不伐少西氏之逆也而楚人能謀之有辰陵之盟此所謂禮失而求之野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無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諸侯誠心以趨同盟之朝會者不可勝計而終無一誠心正義以朝于周王者諸夏其尚謂有君哉○當時夷狄之君未必能勝中國孔子此語盖亦痛中國之僭亂而甚之之辭○本文既只曰君而註又曰僭亂乃知此章為下僭上者設也此春秋之所作也

尹氏之說專責在上者不能盡其道不可引以為孔子正意朱子曰只是一意亦一時之言集註自分曉

李氏旅於泰山

此是將祭之時若是既祭孔子何故教冉有救之盖成事不說雖救無及矣○孔子謂冉求是要求止之及求對不能孔子乃說爾既不能救季氏便將祭泰山矣雖然祭亦何益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所以註云欲季氏知其無益而自止

記王制天子祭天地及天下名山大川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封內者愚按天子只當祭天地諸侯既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則天子不得兼之矣王制出於漢儒盖祖書武成所謂告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云耳此非所例也

君子無所爭章

○君子無所爭必也惟於射而後有爭乎盖射則因所射之中

否以角其勝負因所中之多寡以見其優劣當此時人人俱欲勝是亦有所爭也謂之必也射乎言惟獨於射有爭也君子於此雖若有爭然其未射也則自出次而當階自當階而及階凡三揖以讓而後升也此其雍容揖遜之見於未射者如此及其既射則相揖以降俟衆耦皆降了勝者乃又揖不勝者升取觶立飲也是其雍容揖遜之見於已射者又如此是則雖有勝負之較然自始至終但見其相與雍容揖讓其爭也終亦君子終是與小人之爭不同

揖讓而升兩耦相揖相揖者相讓也三揖而後升堂者耦本位阼階之東南隅出次則西面揖一也當階則北面揖二也及階復揖三也遂射○耦進三揖耦不止三耦天子八諸侯六畿內

面異作而

之諸侯四大夫三士無大射而有賓射燕射士不知幾耦祖廟之制大夫三適士二恐亦當如此例乎但未有明徵○下而飲謂既揖而升射矣今射畢揖而下既下復揖而升飲也○揖讓而升下而飲此揖讓二字應貫下面升下飲三節集註雖析解而不脫揖字

此章本意欲明君子無所爭若時文破要於必也射乎截則失夫子發言之意矣○東陽許氏曰凡飲酒賓客必拜以送爵今不勝者自飲而無送爵勸飲之意以是為罰也

巧笑倩兮

巧笑倩兮倩非口輔口輔之好也笑則見其口輔之好好字即是巧笑之巧字○倩兮謂倩如也與瑟兮僩兮同○美目盼兮

正異作鴟

日之美黑白分明盼如也○此二句指美質而言所謂素也絢是此外物事上二句賦下一句比○此詩恐是說女子之事故孔子刪去

素以為絢文意如文言所謂以成德為行也○集註曰素粉地畫之質也又曰謂先以粉地為質而後施五采所謂地者不必指粉壁粉墻為地當如卿雲篇所謂古人飲食每種各出少許置之豆間之地之類邊豆實黃者菹而曰地者非實地也以素為粉地實猶其素質而言亦非有實地如中庸云畫布曰正則布其素地也如論語曰臧文仲居蔡山節藻棁則節與棁其素地也○此詩若無孔子之解則可解云巧笑則倩然美美目則盼然美只此倩盼之素質便是絢麗之色矣不用更施文采也唐

異作近於

詩云却嫵脂粉汚顏色淡掃娥眉朝至尊其意雖均之俗然今昔人之見亦有同者

繪事後素則是先有素而後有絢也此一句是夫子直解素以為絢兮一句之義以釋子夏之疑

文章黼黻圖

禮後乎以儀文言也○朱子所以解云禮必以忠信質者蓋因記禮器有忠信之人可以學禮一句不然何以知忠信之為質也○子夏之意實以此想子夏時已有此成語

○子貢因論學而知詩子夏因論詩而知學皆謂有得於詩詞外之意也

夏禮吾能言之　章

○聖人欲使二代之禮得傳於世而二代之禮自無可傳之機也夏禮吾能言之然必有徵然後人信之今則杞不足徵也杞宋不足以取徵者正以典籍放逸人才衰落故也典籍放逸則所謂文武之政布在方册者何在人才衰落則所謂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何有

此夫子之所以難於言也又繼之曰足則吾能徵之矣今也不足可惜哉

足則吾能徵之矣意若曰使文獻者足則我能取以為徵而二代之禮不至於遂泯滅無傳矣深惜其遂泯滅○夏禮吾能言之殷禮吾能言之者蓋聖人生知天縱其於殷夏之禮得其一自足以推其餘況有百世可知者固無難於言但無徵不信此聖人斯言蓋深惜之也

二代之禮所以終不傳也聖人斯言蓋深惜之也

夏禮殷禮與子張問十世章有相發者然正所謂制度文為隨時損益者也若三綱五常亦不待聖人而後能言之且亦何待於徵○宋殷之後去周未遠文獻雖不足料未至如杞之甚故夫子他日有曰有宋存焉又曰吾得坤乾焉坤乾歸藏也雖然

畢竟亦是不是也不是者不完備也○杞去周極遠且其為國極小文獻大段荒矣朱子曰春秋所書初稱杞侯已而伯稱子蓋其朝覲貢稅之屬皆以子男之禮從事聖人因其實而書之非貶之也而滕國亦小隱十一年來朝書侯桓二年來朝書子解者以為桓公弒君之賊滕不合朝之故貶稱子予嘗疑之以為自此以後一向書子使聖人實惡其黨惡之罪則當止其一身其子孫何罪一例貶之豈所謂惡惡止其身邪程氏隨云滕國至小其朝覲貢賦不足以附大國之諸侯故甘心自降為子孫一向微弱故終春秋之世常稱子然則杞之文獻可知矣當時文獻若足聖人便當取以為證而筆之於書使二代之禮與周並傳不至泯滅而無聞矣

禘自既灌而往者

禘魯之禘也既灌而往寖以懈怠魯之君臣凡於皆然不獨禘也而夫子獨以禘為言豈非以失禮之中又失禮故耶○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則遠甚矣故不立廟當祭之時但設虛位於始祖廟中而退始祖之主於南面以配之周之禘也以后稷為始祖以帝嚳為始祖所自出之帝魯之禘也以周公為始祖以文王為所自出之帝不王不禘魯諸侯也安得用天子禮樂與周家並哉

此章禘字且輕過語頭全在既灌而往上○周始祖后稷所自出者文王也宗祀文王尊大祖也郊祀后稷及時祫大祫皆祖稷尊始祖也其禘嚳者尊始祖所

自出之帝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此乃成王幼周公位冢宰攝行天子事之日也不然周公之衰也舊矣

鬱鬯之酒鬱鬱金香草也鬯其氣芬芳條暢也釀秬黍酒和之以鬱金香草秬黑黍也○王者有禘有祫諸侯有祫而無禘禘帝也祭其所自出之帝也祫者合也合群廟而祭之也○天子七廟三昭三穆并始祖一合七廟之主而祫也諸侯五廟二昭二穆并始祖一合五廟而祫也是祫之名雖同而祫之等則不同也○禘是祭之至遠且大者愚意夏商以前未有至周禮制大備方有此歟若四時之祭及祫祭則止於太祖若禘則遠追太祖之所由來者故曰王者之大祭也通考云王者立三年喪畢之明春行之

失禮之中又失禮○春秋所書郊禘或以卜或以時或以望或以牲或以牛皆失禮之中又失禮者也見僖公三十有一年胡傳○考之當今又如此註云魯事非也須無周與魯言謂考之周則為幽厲所傷考之魯又有禘郊之僭也

或問禘之說　章

○夫子告或人以不知禘之說者其來意有二一則以或人不能知此而辭之也一則以魯國不當有此而諱之也○禘之說大旨只是先王以天下養之心推之以及其至遠之祖耳故不王不禘心雖無窮而分則有限也○如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太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者正是以天下養之意耳故

敬

云使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此聖人之孝也

○大抵此先王報本追遠之意仁孝誠敬之極者也故既立始祖之廟以為百世不遷之祖而又為五年一禘之制推其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蓋推始祖之心以及於其所自出之帝也噫此人倫之至也人道之備也無以復加矣故非察理之精微誠之極致不足以與此

集註非仁孝誠敬之至不足以與此此接上文先王報本追遠之意莫深於禘言其難知也蓋此箇道理極精微而遠大粗淺的人如何推度得到此自非自得此一段深遠意思行便不到故程子曰惟聖人為能享帝惟孝子為能享親若周家自成康以後固無不禘者大抵都是依故事行其若求能自得此一段意思者蓋寡故曰非或人所及也○知禘之說既知得便行得○知禘之說雖以知言然非仁孝誠敬之至者不足以知此則其誠之可以無所不格者亦在其中矣蓋仁孝誠敬固是有行了○理無不明誠無不格言天下之理無所不明吾心之誠無所不格

仁孝誠敬根於天理之自然之謂仁形於人心之至愛之謂孝貞實無偽之謂誠主一無適之謂敬○制禮者非仁孝誠敬之至推不到此行禮者非仁孝誠敬之至盡不得此講禮者非仁孝誠敬之至曉不得此集註不足以與此蓋指講禮者言○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設顏淵子貢以是為問其智足以及此然則夫子之答之也當如何是未可知也

祭如在　章

程子曰祭祭先祖也父母亦在其中如云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不言后土省文爾

此章重在前條下文是記其所嘗言者而如在之誠亦可見○祭先主於孝祭神主於敬據本文祭如在祭神亦如在則若無異矣程子推究其所以以爲中間亦自有異處盖如在之誠雖一然祭先主孝祭神主敬孝心純篤固如在敬心純一亦如在

○吾不與祭如不祭者特以不得致其如在之誠耳若其禮則固已行矣但此意則不得伸耳聖人所歉者不在禮而在意也

○祭儀曰致齋於內散齋於外致齋即戒也致字對散字言如專心致志之致一於內無雜念也散則非一如不飲酒不茹葷之類

○問人致其孝誠以祀其祖先果有祖先來享之事乎曰難言也先儒論之似詳矣然愚以爲多是主於子孫一念不容已之心而有是也如天地山川社稷之類生氣萬古不化隨祭而享其理固真若夫人死則魂已歸天魄已歸地隨化而盡矣一有凝結未散之魂則以爲妖爲厲而非其常矣惟其所傳之氣在於子子孫孫之身者雖隔千年而猶一貫此則理之無足疑矣但其父祖已散之氣終無復聚之理所謂往者過來者續乃所以爲天地之化也若其已散之氣又隨祭享而聚則是其既死之氣猶有潛寓於宇宙之間而宇宙間去去來來只是這些氣了而佛氏之說儒者不當全斥其誕矣大抵人之所以爲人者

以其心之異於禽獸也況豺獺亦知報本人於祖先能無時
致其思乎思之則必有以致其如在之誠而宗廟之立祭享之
儀齋戒之禮自有不容已者矣然亦豈能必其果來享與否哉
古人謂廟則人鬼享又曰先王享帝立廟所以聚其散如此之
類不可勝舉蓋其意自有所屬而究竟到底則愚之說亦其所
緣起之義而或未至大戾也然但可與仁人孝子言而不可與
薄夫俗子道正為恐得罪於古人耳日來被諸君詰難窘迫姑
發其愚以俟斥正○若究竟到底祖先之氣果是盡了其不死
者只是仁人孝子之心之誠所為此蓋先儒所謂有其誠則有其
神無其誠則無其神者乎曰然然矣曰然則人惟心存孝思果
於為善以不辱其先亦足為孝矣何必為此無實之文哉曰

決不容已也無惻隱之心非人也既有是心必有是儀不然豺
獺之不如也且聖人為民立極作則豈容使人道同於牛馬乎
抑不但人鬼之祭足以表其心也今夫天地山川之祭大抵此
意亦多且郊天用特牲若天神真是來享則一特牲豈足以供
天神之享哉祈亦以表其誠耳知此則其餘祭亦槩可推矣○
地齊永安簡平王俊高觀第三子也八歲時問於博士盧景裕
曰祭神如神在為有神邪無神邪對曰有俊曰有神當云祭神
神在何煩如字景裕不能答及長嬉戲不節云云傳見北齊書列
王孫賁問曰

五祀

春　夏　中　秋　冬

(戶)　(竈)　(中雷)　(門)　(行)

凡祭五祀皆先設主而祭於其所然後迎尸而祭於奧者蓋以其本所非可以展盡禮儀地場故復迎尸而祭於奧以成禮也竈陘乃竈門外平直可頓柴處○饒氏兩句說得最好曰祭於其所近於褻止祭於奧又非神所栖故兩祭之盡求神之道也

○君雖尊而政柄非自己出猶奧有常尊而非祭之主也臣雖在下而秉國之柄猶竈雖卑賤而當時用事也

○天即理也愚謂天之所以爲天者理而已矣此註蓋謂此天字非以形體言也又非以生物者言也蓋就理言也若謂只以天爲理則註何以必曰逆理則獲罪於天又何不曰逆理則得罪於理又何不曰逆天則得罪於天而本文又何不止曰獲罪於理無所禱也蓋孔子出一天字特地是以壓竈與奧而其所

異作最大

主則在道理上故集註云耳

○此箇道理其體則謂之天其主宰則謂之帝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雖是理如此亦須上面有箇道理教他如此始得

○時孔子在衛王孫賈衛權臣也爲見孔子於衛君分上愈致其恭而於己畧不見親附之意故引時俗之語以諷之云云孔子荅之云不然媚奧媚竈皆非也大抵天下惟道理最大理之所在即天之所在也人苟逆理而得罪於天再無所禱而能免者言媚奧固不能免媚竈亦不能免也然則人惟當順理而已看來孔子此言遜而不迫使王孫賈而知此云云禍王孫賈只用奧竈二字來限夫子夫子所荅特出一天字而奧竈皆卑矣片言之間非特有以屈姦雄之喙抑亦有以折姦雄之心

○媚於奧固不可媚於竈亦不可也莫尊惟天苟逆理而獲罪於天矣豈媚於奧竈所能禱而免乎禱告求也王孫賈欲夫子媚己緊要是媚字不好他是見夫子事君盡禮也便以私心窺夫子說是媚君以求進而於己反不見有親附之意故有媚竈之問也夫子都不答他只據媚奧媚竈之言而評之如此都不關著自己事亦不關著王孫賈事味其語意脫然在清淨地位立自非聖人則率然酬應之頃亦安能從容脫洒有若是哉

○集註非特不當媚竈亦不可媚於奧也曰非特曰亦者見得天尊無對人既獲罪于天竈之卑固難禱免奧雖稍尊亦難為免也

○或曰無所禱也不以禍福言曰不必如此說得太精蓋聖人之言因人而變化此言要使王孫賈曉得況獲罪之罪字何謂也若謂只逆理便是禍害此等意似恐非賈所及抑又不足以折姦雄之心

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

視二代之禮而損益之此禮字指制度文爲言所損益者也周文之盛一部周禮盡之矣○制作之善固不可以不從時王之制又不敢以不從

子入太廟每事問

曰是禮也只是淺應他然即此一言味之亦可以見其非不知而問明矣或曰既知雖不問何害曰雖已知其禮而未親其事故自須問在他人則或果未知或既知便臨時不問此夫子所

爲敬謹之至○曰是禮也而或者乃譏其不知禮然則孰爲知禮孰爲不知禮邪而得失有歸矣

射不主皮

○治世行禮射亂世用武射當武主克商之後偃武脩文則射固不主皮矣今周衰禮廢列國兵爭則射一尚貫革而古風不復見矣故孔子嘆之○射不主皮者禮射也本文上當用一禮字貼他說若武射如何不主皮但當時尚武雖禮射亦主皮故孔子嘆之○棲皮曰鵠天子諸侯之的也畫布曰正大夫士之的也天子三侯虎熊豹諸侯二熊豹大夫麋士豻凡侯必以其獸之皮爲革大夫士無革只是就布畫之畫則畫其獸之類也天子諸侯之的既栖革則不用畫所以必以熊虎豹麋豻爲的

取射獲之義棲皮曰鵠是以大射之侯言又有賓射燕射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

十二月十二箇月也月朔每月之朔也朔者蘇也謂月晦至一日復生明是死而復蘇也故以名○須朔是須曆也曆有十二月朔十二月之朔也朔只是其初一日舉朔以該餘日也古者視朔則初一日尤重也首事以朔聞視朔之禮當今之制猶然○餼生牲也有司備之則生未殺若時君告朔則殺而用之○魯自文公始不視朔書於春秋凡四書至定哀則習以爲常春秋亦不脩脩書矣○天子諸侯皆告朔而註只言諸侯者此章爲魯事而發也

○子貢之意在惜小費孔子之意欲存大禮存大禮故不惜小

費惜小費則交亡大禮於此可見聖賢所見之高下淺深矣○
子貢愛羊猶是貨殖之見
事君盡禮人以爲諂也
○事君自有事君當然之禮人臣之所宜自盡者今也事君盡
禮人乃以爲諂蓋以當然之禮大抵當時
君弱臣強人臣事君之禮日趨於簡便彼見夫子之事君拜必
以下過位必急勃入門必鞠躬執圭則如不勝趨進則翼如也
君在則跼蹐如也與與如也是多少疑駭諂之云不亦宜乎
集註云孔子於事君之禮非有所加也蓋盡者在禮之內加者
在禮之外加則爲諂矣加者固非而不盡者亦非也此夫子之
所謹而時人之所惑也○要味集註明禮之當然一句又要看

異作有

孔子於事君之禮非有所加也如是而後盡耳二句尤好○一
說事君盡禮不可露出我字自有程子說在難犯
君使臣以禮
○忠信而待之誠重祿而養之厚接見之間則禮貌必隆委任
之際則事權必重遣戍之時則或送其往或勞其來此皆使之
以禮處
○臣事君以忠者敬其事而後其食知有國不知有身平時則
恪共厥職而必盡其心有難則鞠躬盡瘁而不顧其節此皆事
君以忠之事○事君以忠恐泛言平時不必擬到伏節死義處
關雎樂而不淫　章
關雎所重在德不在色此據詩而言性情畢竟是有分有性

情即便是詩人性情之正故發於詞氣聲音者如此○本文哀字當憂字說至集註却全把憂字來換了他多少是周旋○若據詩而言曰樂止於琴瑟鐘鼓憂止於寤寐反側則與下文憂雖深而不害於和樂雖盛而不失其正相戾詳味集註之意蓋重在后妃之德上惟后妃有是德故詩人既得而樂之雖如此其盛宜也豈失其正乎未得而憂之雖如此其深亦宜也何害於和乎○關雎詩云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此二句最見后妃之德及詩人之所宜憂宜樂處

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言其樂不爲淫其哀不爲傷朱子於詩傳關雎三章一章四句二章八句之下云孔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愚謂此言爲此詩者得其性情之正吉氣之和也善德如雎鳩之有別則后妃性情之正固可以見其一端矣至於寤寐反側琴瑟鐘鼓極其哀樂而皆不過其則焉則詩人性情之正又可以見其全體也據此則不淫不傷正爲詩人發而近時吳仲珠先生之說爲失之新奇矣○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今看來斷是詩人哀樂之得其正也蓋此詩是宮人所作故詩傳曰周之文王生有聖德又得聖女姒氏以爲之配宮中之人於其始至見其有幽閑貞靜之德故作是詩云云○詩第二章所謂寤寐思服輾轉反側者即詩人願得淑女以配君子而思服反側也此既得之後追言其未得之時然也非謂文王求之未得而思服反側也故其傳曰蓋此人此德世不常有求之不得則無以配君子而戚其內治之功故其憂思之深

不能自已至於如此也所謂無以配君子云者任詩人爲順也若夫小註朱子曰依此詩看來是妾勝作所以形容寵寖之側之事外人做不到此此說必是朱子從前未定之說與正傳不合修書時不當引入於此此條最惑後學今不得不併錄以與讀者商之○其第三章曰琴瑟友之鐘鼓樂之者即詩人之喜得淑女以配君子而友之樂之也故傳曰此人此德世不常有幸而得之則有以配君子而成內治故其喜樂尊奉之詞則其爲指詩人明甚詩人即宮中人也若謂文王既得而喜樂之猶可爲尊奉之則決不可夫爲婦之所天而聖人何至於尊奉其婦而本文琴瑟友之鐘鼓樂之其詞意猶未至此之甚方知其爲指宮中之人無疑而小註所載外人做不到此之說益信其非

十之定說矣○詩傳序曰二南親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而人皆有以得其性情之正故其發於言者樂而不至於淫哀而不至於傷此其爲指詩人性情之正抑又彰彰昭甚矣○又按論語本註曰云云蓋其憂雖深而不害於和其樂雖盛而不失其正故夫子稱之如此欲學者玩其辭審其音而有以識其性情之正也其詞詩人之詞也其音詩人之音也則其性情之其字獨非指詩人乎而上文所謂其憂其樂之其字同一指詩人也○嘗謂關雎所詠本疑淫與傷也但以施於文王之與后妃而得爲不淫不傷耳是亦微顯闡幽之意不然三百篇中性情之得其正者豈獨關雎又如孔子曰殷有三仁焉蓋以當時於三

哀公問社於宰我

○古之建國者左祖右社必立祖者人本乎祖且人屬也陽也故左祖必立社者人非土穀不生社兼稷在其中二神屬陰故右社有國則有社國存與存國亡與亡若人君不修德用賢而養民則國亡而不能保其社稷矣愚竊謂宰我之答哀公者宜用此意乃徒以社之主木爲言抑末矣況使民戰栗之說又非所以爲人君之福乎○既曰各樹其土之所宜木爲主則夏后氏以松未必舉天下之諸侯社皆以松也殷人以栢亦未必舉天下之諸侯社皆以栢也周人以栗亦未必舉天下之諸侯社皆以栗也魯人用栗在齊在楚未必皆以栗也宰我此對甚疎下句尤鑿縱使告以各樹其土之所宜木亦未得立社之本意

[illegible]句姑且就其言之謬而正之耳未暇深論也

夫子所以責之爲好說的都不說無打緊不好說的却又說使當時宰我答哀公只上三句無下一句孔子責之亦不至如是之深○成事不說三句往者既不可咎來者其可以不謹哉故曰欲使謹其後也三句只是駟不及舌意三句皆泛失言之意在其中雖云不咎其既往實以警之於將來○初讀古作有國元之社屋矣以爲社爲人所屋及看語類云社只是壇古者惟喪國之社屋之乃知學不可無稽考

管仲之器小哉　章

正己而物正所謂大人也然則管仲之器小亦可見矣○局量褊淺以內中所受言規模卑狹以外邊所設施言如奢而犯禮

亦是外邊設施小了然亦由其淺中見他此小功業便以爲光前振後所受既小外面遂肆然無所顧忌而入於僭犯之罪○或曰奢而犯禮只是就局量褊淺處說此難以語設施朱子曰孔子器小二字是包括管仲一生自本至末都盡了奢而犯禮特其器小中之二事耳孔子所以說他器小也但從此二事看亦見他器小問非是直以此二事證他器小節固是說他奢處然便亦可見其不知禮不必都至樹塞門有反坫然後爲不知禮也此在善觀者處

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此節固是說他奢處然便亦可見其不知禮不必都至樹塞門有反坫然後爲不知禮也此在善觀者○楹柱也謂兩柱盈盈然對立也坫在兩楹之間如今人把盞置臺盞于廳前中央也

坫受爵之器也依註以木爲之高約一尺只在地不如今人承以案蓋古者地坐未有椅卓坫字從土恐是瓦器

子語魯太師樂

樂其可知言不可不知也可猶云當也始作縱之以成是三闋節純皦繹如俱級於從之下以成蓋從而收聲以爲一終也○翕如音律備也純如聲始暢也皦如暢而不混也繹如雖不泯亦不間斷也翕如則有先後純如與皦如繹如則一時事不可分先後○清濁高下便只是五音純如○謂五音之相和如五味之相濟也皦如清自清濁自濁不相混也繹如者一清一濁之相爲終始一高一下之相爲起伏而無間斷也饒氏曰翕合之餘有純和純和之中有明白明白之中無間斷上

句着餘字下句着二中字極有斟酌○五音六律八音中俱有聲有高下清濁故聖人括之以宮商角徵羽之五音五音則各有高下清濁故聖人又括之以黃鐘大簇等之六律宮商角徵羽次序以其分數之多寡言宮最濁商次濁角徵清徵濁徵稍清羽最清濁者低清者高十二管長者聲濁短者聲清

何患於喪乎

謂無患夫子之喪也其喪亦不久矣○天將以夫子爲木鐸是言天運將復而夫子之德如是意者其天運之所屬乎故曰天將以夫子爲木鐸木鐸用後說應不得何患於喪乎一句

○若是聖人天地要窮他也不得如不得位却便集群聖之大成以垂憲乎萬世在當時識者已謂其功賢於堯舜自生民以來未之有矣安知二帝三王在天之靈不又有羨於夫子之能以萬世爲土乎

子謂韶盡美矣

○舜有紹堯致治之功武王有伐紂救民之功以是功之盛而昭象於樂其布之於聲形之於容者皆盡其美也蓋聲容之間皆其功業之發揮也然舜之致治乃以性之之德爲之德既極其盛其有天下也又且從揖遜而來非出於力取此韶之所以盡善也武王之救民者乃以反之之德爲之既非性之者比又以征誅費力而得天下不若揖遜之自然也此武之所以未盡善也盡美未盡善皆於樂中見得故不曰舜盡美而曰韶不曰武王而僅曰武皆舉樂言也蓋揖遜征伐之事皆布在聲容之

間而性之反之之德亦寓於聲容之表

○盡美處且浮浮的看見舜樂與武樂無異但舜樂聲容中所發者性之也又以揖遜得天下武樂所發者反之也又以征誅得天下有此不同耳

樂只是許多聲容何處是盡美又何處是盡善曰盡美蓋只就聲容外面看便是他美處就聲容裏面看其所以爲是声容者便見盡善與未盡善處○美是聲容之盛善是所以爲是聲容底骨子○盡美盡善都是指樂言註所云皆是原其所以云云

○書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六府惟修正德利用厚生三事惟和九功惟叙九叙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此大韶之本也出禹謨

○樂記曰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此武舞之實也周在南離在北○總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觀此氣象自是與韶不同○書與樂記所言正所謂聲容之實處本是說揖遜有天下征誅得天下之事然性之反之亦在其中矣何也蓋都是性之反之之所爲處

又何不言湯而獨言武湯較優於武也朱子兼性之反之說所以處之者審矣或曰夫子是據韶武二樂言武周祖之樂韶在齊所聞濩當時未聞耳

居上不寬　章

○居上不寬則雖有條教法令之施皆在所不觀矣爲禮不敬

則雖有威儀進退之節皆在所不觀矣臨喪不哀則雖有節文之習熟皆在所不觀矣聖人教人重本也既無其本則條教法令等都是無根的都不是從心頭做出的○寬者兼容包并之道爲人上者之本等第一事也

○不寬不敬不哀固無可以觀處然既寬敬哀了又何得失之可議蓋寬亦有不是處如子太叔之寬是也敬亦有一於敬而禮文不足者哀亦有一於戚而徑情直行者須各於其中看其或過或不及不是居上只是一箇寬便了爲禮只是一箇敬便了臨喪只是一箇哀便了

里仁第四

里人爲美　章

里仁爲美擇不處仁則是不知其爲美矣焉得知此仁字就里俗言故曰仁厚○不必謂既知其爲美而又不處也

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

不可不能也約樂以所處之地言約音約也樂豈樂也約是約而爲泰之約樂是如樂歲終身飽樂歲粒米狼戾之樂○久之一字有二說南軒謂其一時猶或能勉強蓋久則濫溢必矣果氏謂聖人待人厚之言從容故如此如鮮矣仁之例前說長

仁者安仁知者利仁

仁者智者以人品言安仁利仁正仁智者之所以爲仁智者處但文勢不是如此○安仁者久約自然不濫久樂自然不濫利仁者亦能守之不至於淫與濫也安仁自不失者也利仁惟恐失之者也○記曰仁者安

里仁爲美擇不處仁則是不知其爲美矣焉得知此仁字就里俗言故曰仁厚○不必謂既知其爲美而又不處也

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

不可不能也約樂以所處之地言約音約也樂豈樂也約是約而爲泰之約樂是如樂歲終身飽樂歲粒米狼戾之樂○久之一字有二說南軒謂其一時猶或能勉強蓋久則濫溢必矣果氏謂聖人待人厚之言從容故如此如鮮矣仁之例前說長

仁者安仁知者利仁

仁者智者以人品言安仁利仁正仁智者之所以爲仁智者處但文勢不是如此○安仁者久約自然不濫久樂自然不濫利仁者亦能守之不至於淫與濫也安仁自不失者也利仁惟恐失之者也○記曰仁者安

仁智者利仁畏罪者強仁強仁者又其次也○無適不然對不易所守言只是自然也言亦可約亦可樂無往而不安於仁也無適不然與無內外遠近精粗之間不同下二句非有所存而自不亡非有所理而自不亂此說得安字意出

惟仁者能好人

○好惡之心人皆有之然未能至無私地位則所好者未必其所當好所惡者未必其所當惡而所惡當於理矣是能惡人也○善者在所當好惡者在所當惡此自有一箇正當道理但此理惟心之公得之心若不公則所好者未必其所當好所惡者未必其所當惡惟仁者無私心所以能好惡人也此可見必無私心而後能事當於理也○游氏註所以置在圈外者心有所係而不能自克此一語似說知其善而不能好知其惡而不能惡相似孔子正意是說心既無私則見得善惡十分明從而好惡之自無不正者矣所謂公生明也

苟志於仁矣無惡也

苟志於仁則心有主矣所主在此自不至蹈於惡若正路上差了脚則未必其無惡

當與貧是人之所欲也

取舍之分義利之辯善惡之關也此處一失脚便已自絕於君子之路聖門之學以求仁爲要求仁以明取舍爲先若無終食

違仁以下則是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者總是要無時無處不用其力而有內外精粗之別焉○富貴不苟處貧賤不苟去即仁也即所以爲君子者也故繼之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此以上皆就取舍大分言至於無終食之間違仁以下則爲仁之功益密矣集註所謂存養者蓋兼動靜言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

集註以此爲存養之功按存養二字元出孟子存其心養其性實兼動靜後人因中庸章句次言存養省察之要一句遂專以爲是靜工夫不知道不可須臾離一節亦自無所不該故曰無物不有無時不然云云也如此章之言造次顛沛豈專是靜時事耶動意更多也則存養亦將以爲存養於未應事之先乎是可思也省察要亦是存養中一端但係最要緊處故特提出以警學者使與存養爲對耳

此章不可泥存養對取舍而分爲兩端言之存養更密於取舍耳蓋由大段分明處說到至微至細處故註曰自富貴貧賤取舍之間以至於終食造次顛沛之際無時無處而不用其力也

此本章之大意也

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

○詩傳曰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皆以其好惡之極言好仁者無以尚之是好仁者誠未易得見也惡不仁者其爲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是惡不仁者誠未易得見也然此亦在乎人之立志何如其所以不可見者蓋總是人不肯用力耳有能

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爲仁由己寧有力不足者用力於仁只是擴天理過人欲而已擴充天理之至則至於無以尚之域矣過人欲之至則至於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之域矣雖然亦不可便道決無力不足者蓋或有之矣但我實全未之見看來只是人不肯用力而已耳自有能一日用其力至此總是一意所謂反覆嘆息也此章三節前一節輕後二節重夫子之意在後二節前一節特以發起下兩節之意耳○此章是勉進學者之詞○初言仁者之難得後只言由人不肯用力耳反覆嘆息大意不過如此○凡所謂好善者須是好尚自己身上來方可謂之好若徒見美之心重之而已身所爲與不肯類焉又何取於好哉其人亦末如之何也已矣

斯異作須

○一說自首章我未見之詞亦是嘆息故終此章皆爲嘆息不止是後二節爲反覆嘆息也然據總註合下便云此章言仁之成德雖難其人云云雖之一字直喚起下文之言耳

人之過也各於其黨一章

○此言就過失上亦可知仁謂均之爲過也然其爲類則不同過之所以爲類不同者正以其存心之不同也故觀過斯知仁矣豈可以其有過而槩以不仁待之哉

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此四句皆兼君子小人言而意皆重在君子蓋緣當時人議論太刻君子但有用意過當處人便薄了他而不原其心之所存故夫子發此○過以事言仁以心言如過於厚過於愛處雖是過當然即其厚與愛處猶

可見其仁小人反是○於君子之過厚過愛處看便可見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於小人之過薄過忍處看便可見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仁字兼仁不仁尹氏圈內註也況外註又云人雖有過猶可即此而知其厚薄厚薄二字兼仁不仁也又云非謂必俟其有過而後賢否可知也賢否二字又兼仁不仁也○詳集註人雖有過字面可見此章意重在君子然不可於下句獨指君子一邊言

朝聞道

○胡氏曰苟無平日積累之勤必無一朝頓悟之妙必如顏子之見卓爾曾子之聞一貫乃可謂之聞道不可淺淺看○聞字兼行字言蓋既聞道則宜其無悖於道者矣故生順死安於此觀之可見道之不可不聞而亦不可以易聞也既聞道則不愧於為人矣夕死可也

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

士既有志於求道宜不以在外者為重輕矣而乃恥其衣食之麄惡不若人則其識趣卑陋而於道殊未有聞也何足與議哉○為其不美於觀聽而自歉也此亦於道未有所見故爾蓋學者有志於道必先掃去了此一段俗見始得徇外者必忘內

君子之於天下也

言君子於天下一切之事初無必為之心亦無必不為之心顧義之所在何如而惟義是從耳如理果當為則為之理果不當

為則不為義者事理之所宜也義果當行則行其行也以義非吾有心於行也義果不當行則不行其不行也亦以義非吾有心於不行也若有心於行則是適也有心於不行則是莫也此三句語勢要相連說言無此二者只有一義耳無適無莫不是住語處若無下一句亦不成說話○天下之事該得極廣大而父子君臣之間小而動靜食息之際近而一室之內遠而萬里之外一切的事都有箇道理在那裏君子以其事之理而處其事何容心於可否耶

無適無莫總言無心無心者無私心也惟義是從者從公理也○無適無莫不必言先有云云只是應事時節據事之理合如何便依道理處之吾一無容私耳別無他巧說適是要這等莫是不要這等

○適是偏這一邊莫是偏那一邊義之與比又不是兩邊都要有看理在何邊理在這邊便一向這邊去不復顧那邊理在那邊便一向那邊去不復顧這邊若從兩邊取便是子莫之執中矣此正所謂時中者也此正是不任情而任理比從也與比者與義比也謂只倚在義一邊去如倚靠之倚

義之與比事事到面前都元自有一箇義在不用外面討一箇義來應他但吾以心制之而已○事事到面前都有合當底道理所謂義也而是理無不具於吾心酌之便出○義當富貴便富貴當貧賤便貧賤當生則生當死便死朱子曰義是吾心所處之宜者須著心字

倡狂自恣言放誕而不收拾也盖君子之心雖無適無莫而實有所依靠若佛老之心雖似乎無適莫而實散漫無根着此所以異○佛老是聽其自然汝教我如此我便如此教我如彼我便如彼若君子則不然汝教我如此是義便從若不是義雖死不從也此所以大不同

君子之無心無而有者也何也以義爲主也佛老之無心無而無者也何也不知有義也然老氏之將取必與將翕必張又難以無心待之是全是私也豈可與吾儒同年語

君子懷德

此與君子喻於義相似德字與據於德之德字不同與天下之達德德字同言人所同得之理也仁義禮智得於天之所付者是也此君子小人又略各有差等懷德無所畏而不敢爲惡也懷刑則出於有所畏矣懷土已得所安而不能遷動者也懷惠未得而經營必得之者○懷德之君子與懷刑之君子固有高下懷惠之小人視懷土之小人又下一級○懷德者義理是徇懷土者逸欲是耽懷刑者畏法懷惠者則雖有法而不顧矣其爲懷雖同而其所以懷則不同○懷德者無所爲而爲善也懷刑者有所爲而不敢爲惡也懷土者戀己之有也懷惠者利人之有也惠順也便利也如見人有好田宅便思量欲得其田宅見人有好官爵便思量欲得其官爵故懷惠爲貪利漢舉孝廉其目有曰順鄉里肅政教政教是亦懷刑也無所畏而不敢爲惡大抵是聖賢底事此君子對小人言是俗所云志誠人耳能

畏法而不敢爲非即亦可取
放於利而行多怨

○放字重看這般人事一到面前便揀擇他便宜路去做凡事
不知有他只知有利也此等人不惟自處之薄而又有害於人
故多怨○多怨當多取怨朱子恐或者認爲怨他人故云多取
怨是爲人怨也○程子之言放字説得輕故在國外且言必害
於人故多怨放於利而行者不必被其害者方怨之但其狥私
自便自是可惡雖不被其害者亦自是怨他蓋凡得利不自義
中來人情自是不能平也

放利而行言其處心制行一從利邊做去則傷乎人心之公而
且有害於人矣多怨宜也豈惟多怨將無有不怨其不怨者特
其所私或其同類耳若放於義而行未必無怨於人但論道理
者亦須道他是非雖有怨者亦不足恤矣

能以禮讓爲國乎

○此就有國者言之蓋禮之文人皆能行之禮之實則鮮有能
盡者禮之文在外禮之實在心在外者皆可以僞爲在心者不
可以僞爲讓者禮之實也所謂辭讓之心也故有國者誠能以
禮讓而治國則至誠未有不動者將見內而在朝士讓爲大夫
大夫讓爲卿外而在野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國其有不治者乎
故曰何有○以禮讓爲國者辭讓之實心其行已也恭而無驕
泰之病其養民也惠而無貪戾之失其使臣以禮而無惰慢之
非則禮遜之俗成爭競之風熄於爲國乎何有○讓字不解做

實字讓者禮之實也聖人只言禮讓便是指實心言辭讓之心禮之實也禮起於辭讓不然禮文雖具亦且無如之何矣此正所謂人而不仁如禮何者然則前篇所謂禮樂非指禮樂之文而何○讓者禮之實也要之只是無欲上人之心耳心不上人則在在依理而動當時如季氏之八佾三家之雍徹其原皆起於欲上人耳如此則雖外面周旋揖遜而其本已先蹷矣其如禮何如四子之志子路等只為不達為國以禮道理故其言不讓才雖有餘實亦有病箇箇是馳心於君國有土者之事欲以功業誇人多見其隘○讓者禮之實也所謂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此為當時君大夫亦有徒事威儀文物之間以為禮而無遜讓之實心者而發此其所以無補於治也不足以感人

云異作文

心也

三解允恭克讓節云天地萬物本自同體自夫人梏於有我之私而慢易驕放之心形則其與天地萬物自見隔絕而為二惟聖人實能盡此理於一身故其見天地人物無一之可忽無一之可傲則天地人物總在吾和氣中矣堯之允恭克讓皆其實然之理至誠之充塞者也○呂氏謂此義微而難看人惟實不到恭遜地位是以見不得被四表格上下學者試靜思之斯須之莊敬和樂自有上際下蟠之理左支右吾出門如有礙誰云天地寬者皆其不恭不遜之根未去也善乎楊敬仲之言曰堯未嘗推而大之天地萬物皆在堯一性中動之斯應分內事也不患無位

章

○不患無位患所以立此指從仕者不患莫已知求爲可知也

此泛指學者大文兩段平舉集註又兩段解還作兩項看爲是

參乎吾道一以貫之

○吾道一以貫之吾道二字略讀道字虛說一是心不是道乃道之體也貫之又不是貫事也所貫者萬事也而萬事之理本具一心○吾道若不就聖人身上說如何云聖人之一貫學者之患恕更以夫子所語子貢云予一以貫之予之一字照看便見○一本是體到貫處便有用○此一之未應事時則爲體及此一之應乎萬事時則爲用也○真積力久者用上工夫將有所得者將得乎體之一也

○聖人一心萬理之會也在心只一理及應事來事有萬殊則一理散爲萬理矣在內面只一理在外面方有萬理在內面所謂萬物統體一太極在外面所謂萬物各具一太極用也須見得體是用之體用是體之用方爲合內外之道

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然究其所以爲之者只是一箇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此一貫之說也○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此正一以貫之道

○曾子隨事精察而力行者是就事上討道理去事之所謂一貫者是就心上討道理一貫二字不可分故曰一以貫之一固是體之一然貫亦非是用之者則是一也○就事上討道理則道理猶在外在外則道理不

同至有千條萬緒之多若就心上討道理則道理皆從中出中出則千件事萬件事一到面前只用一心之理應之所謂因物賦形無有不周匝處

○蓋曾子向也知索理於事而不知取理於心索理於事則一事一理而費於擬議取理於心則萬理一心而安於應酬一事一理而又云一理渾然何也曰萬物各具一理萬理同出一原一者萬之合萬者一之分也合以立其體分以應其用也○方其隨事精察而力行之時未嘗不以心也而曰索理於事何欤蓋斯時也事顯而心晦也及其一理渾然而泛應曲當是時亦未嘗不即事而曰取理於心何欤蓋斯時也心舉而理隨也

○曾子未嘗之前但知就事索理而不知就心索理但知理之爲萬而不知理之本一也　曾子既嘗一貫之後則知無不至意無不誠心無不正而身無不修而所以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所謂舉此而措之者無不綽綽有餘裕矣曾子豈不亦聖人哉故號曰述聖公於是又可以見大學八條目亦就輕重而分先後耳其實非今年格物明年致知今年誠意而明年正心也

如曾子一唯之時正所謂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而意誠以下皆一以貫之而無餘矣此以其真積力久而一旦豁然貫通者論也

子出門人問曰

○曾子之學主於誠身故門人一問即告之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非其平素用力之熟安能應聲而發切中道妙如此

○忠恕是曾子平素用力者但未聞一貫之時亦未必知忠恕之相爲體用其妙有如此及夫子以一言點化他他方曉得忠恕亦是這箇道理故因門人一問便把忠恕來當他說

○曾子平日逐事認理不免辛苦到聞一貫來想是自然從容間暇矣及其告門人依舊只是隨事精察而力行之道理忠在心裏只是一恕則因外遇頭面不同故不一○此章忠恕是動以天者集註曰借曰明可見其說詳見中庸或問

○忠恕而已矣不是正言忠恕只是借忠恕二字貼出一貫底道理○忠因恕見恕由忠出此朱子之言正程子所謂一箇忠做出許多恕也又曰忠恕只是一件事不可做兩頭看愚謂忠是恕之根恕是忠之枝葉忠未見是體對恕方成體

○發出忠底心做成恕底事做成恕底事便是忠底心有出陳北溪問朱子之言最爲得肯不費他詞○理本散於萬殊在心中却只是一箇渾然故曰一理實萬事一理隨事著見頭面各不同○一物各具一太極萬物統體一太極正如天上只一箇月地下都有千潭萬沼逐箇潭沼中就視之各各都有這一箇月而其實則總是天上一箇月而已此乃所謂合萬爲一一實萬分者也一貫忠恕亦是如此○曾子通身不曾說一貫意思出○橡中心爲忠如心爲恕於義亦通觀之則盡已之謂忠正是所謂發己自盡者是盡字不必十分著力只是實心○一以貫

之猶云以一心應萬事此箇心若不是盡己而無一毫之不實如何只管推得去

○朱子曰忠恕所以當一貫者只是一箇真實道理事事物物接於吾前便只把這箇實應付將去自家若有一毫虛僞事物之來要去措置他便都不實便都不合道理○忠恕所以當一貫者只是一箇實心將照許多道理而應之自無不周也盡己處不用著工夫說故集註止云亦無待於推矣而不云亦無待於盡而推矣此處只是說許多恕都是一忠之所爲故云然非是今日方著下盡己功夫也○覺軒曰須是此心發得十分盡方是忠若留得一分未盡便不得謂之忠○盡己所自盡也不可輕看○隨事精察而力行者即盡己之忠推己之恕也一理渾然而泛應曲當者乃自然之忠自然之恕也盡己之忠推己之恕忠恕之正名正義也是曾子未唯一貫之前時事也自然之忠自然之恕是所謂聖人之忠恕動以天者也本不可謂之忠恕姑借忠恕以名之也是曾子既唯一貫之後時事也○一貫與忠恕間架規模總一般但有生熟之異耳一箇忠做出許多恕便是一理貫通乎萬事○論語之忠恕當主聖人言愚今亦覺其然矣向在京時領此教而猶迷惑不悟又不深留思可知其卑下也但清見近有朋友間看此句書亦多因程子動以天之言及中庸或問之語而遂忽却忠恕正名正位之義則又似不見得曾子當時所以欲人易曉之意也愚意曾子本是降一貫而爲忠恕程子則又是升忠恕以等於一貫降一貫爲忠

恐者恐人之高視乎一貫也升忠恕以等於一貫者又恐人或
因忠恕而已矣之言遂卑視乎聖人之一貫也要須認集註一
借字則既不失曾子以忠恕當一貫之本旨而亦不混却忠恕
一貫二者本等之界限也未知如何○魯論二十篇所載皆在
參也一唯中矣抑不止魯論也○子貢問一言而可以終身行
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可見忠恕之爲一以貫天下之道矣○萬
殊一本四字在天地在聖人都有此所謂道之體也萬殊之所
以一本也道之用也一本之所以萬殊也都從天地分上說然
後方著一句云以此觀之一以貫之之實可見矣

君子喻於義

此言君子小人識趣不同君子只曉得義事到面前只管尋義
上做去小人只曉得利事到面前只管照利上做將去
○此就處事而言謂君子於天下但知有義而已如大而死生
禍福之間小而辭受取與之際都惟義所在故當辭則辭當受
則受當生則生當死則死只曉得義理而已全不計較到利處
若小人則雖當辭亦受當死亦生凡可以偷生苟得無不爲矣
全不顧道義之合與否此其識趣之不同也○君子只知有義
則心全不入於利小人只知有利則心全不入於義此夫子立
言之意此正所謂君子小人所爲不同如陰陽晝夜每每相反
者也○二句平說曉云者知之悉也曉比知爲深語錄所謂君
子之於義見得委曲透徹故自樂爲小人之於利亦是於曲折
纖息間都理會得故深好之此是惟其深喻是以篤好意圈外

註也

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

敬夫言老子云不善人善人之資善人不善人之師與孔子此章之旨不同爲老子不是有資之意不善也

不善人善人之資此語亦未害講經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人子之事父母也有過不容不諫然不可顯然直遂已志必用幾諫如見其親之意有所不從不可遂有所拂也又必致敬而善入之不敢違焉其又不從雖至於被其箠楚如是之辛苦亦不敢疾怨其所以幾諫者要不可或輟如此則親之心庶乎其可回而不至陷於有過之地矣○不違者委曲承順必引之於善而後已也朱子曰不違是主那諫上說敬已是順了又須委曲作道理以諫此章與內則之言相表裏表裏只一套事一表一裏成套也此章之言異內則同主內則而言則內則爲裏此章爲表主此章而言則此章爲裏內則爲表蓋相發明也○又敬不違依舊是幾諫猶言不替初心也故曰上不違微諫之意恐唐突以觸父母之怒下不違欲諫之心務欲置父母於無過之地蓋依舊是幾諫耳○此之不違即孟子所謂順親也○或曰勞而不怨便是只恁休了便又復諫曰依舊是諫不容只恁休故曰父母有過三諫不聽則號泣而隨之見志不從謂見其意之不回也又敬不違愈敬以諫之而又不違也不違者順以入之也

父母在不遠遊

○父母在不遠遊以繫累其親之心或不得已而遠遊亦必有定方聖人此言重在恐親之念我不忘上故引老氏云子能以父母之心爲心則孝矣○一說既言父母在不遠遊則不遠遊是鉄定底了下之遊必有方非近遊而何大抵遊都是遠等常出入之間不喚做遊如已告云之東即不敢更適西東西亦不是近之東西此只借此二字以形容所在耳○或又云既曰遊必有方則人子之遊但能有方儘遠遊無妨何故聖人云父母在不遠遊曰聖人爲見上句說不盡故繼之云遊必有方不可因下句無遠字就以爲是近遊也中庸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下句不言須臾離豈是謂父離者乎語類說自明

之年未可不知也

人於父母之老而愛敬之心有不至者亦緣不念及父母之年耳苟於父母之年常記憶在懷抱間則既喜其壽又懼其衰而於愛日之誠自有不能已者○聖人意重在懼上蓋喜者喜其已有此年懼者懼其將來之日不多也是所喜不足以敵其所懼聖人欲人子之知懼者欲其及時奉養而不懈耳古人一日養不以三公換嗚呼○父母壽日增則衰亦日甚

古者言之不出

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故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以約失之者鮮矣

性理老子箚朱子曰儉德亦好凡事儉則鮮失老子言治人事

天莫如畫○約未必皆中庸此亦禮與其奢也寧儉之意集註云非止謂儉約也然儉約亦在其中

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

欲君子自欲也此與德欲其盛禮欲其恭欲字同又以大學自新新民之皆欲止於至善欲字例之亦是據君子言不是做他人言○此言自修之君子言便要訥行便要敏先行其言之意

德不孤必有鄰

○言德無孤立之理但見有德者便有鄰下句以實上句也○以朱子小註合大註觀之德不孤是泛論其理必有鄰必字是實迹也若據大文似自脫洒

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疎矣

○子游此言是教人見幾而作也大凡以義合者皆當以義而進止焉

公冶長第五

子謂公冶長

○可妻也全在素行上取他下文是替他分解那一段被累事以實其無害於可妻○其必有以取之矣其指長取猶致也○縲字實絏字虛○性理內載勉齋黃氏曰讀書者最怕氣不平且如公冶長一章謝上蔡則謂聖人擇婿驚人如此楊龜山則謂聖人所以求於人者薄可免於刑戮而不累其家皆可妻也上蔡氣高者也龜山氣弱者也故所見各別如此要之當隨文平看方見得聖人之本意此觀書之大法

子謂子賤

孔門君子魯產者多矣盖謂子賤得於尊賢取友者爲多是取諸人以成德者故獨稱之

子貢問曰

○子貢平日是好方人者見孔子以君子許子賤意以子賤是箇君子矣不知我爲何等人耳故問曰賜也何如○賜也何如之問若無因端問不起故朱子直以爲子貢見孔子以君子許于賤云

○子曰汝器也盖取其才之可用亦猶器之可以爲用故以器目之

○子貢以爲器之爲類不同有貴有賤有小有大賜果何器乎

子曰汝自是箇非常之器乃器中之瑚璉也盖瑚璉器之貴重而華美者也子貢之才達於事理可使從政爲大夫則自華美矣不必外求其所謂華美也○器者有用之成材在人則是有學以充其資質者所謂成效意○子貢人中之貴重也瑚璉器中之貴重也以瑚璉方子貢此正所謂擬人以倫者也瑚璉雖貴重畢竟猶是器未至於不器使子貢能因今日之所至而益充其所未至則其所就固未可量安知其不至於不器

問子貢他日聞一貫及性與天道此可謂不器否曰其庶乎不器矣至此時節則其自知已自了然而賜也何如之問亦有所不屑矣曰何不遂許之以不器而只曰庶乎不器曰猶是知之也固有知至而行必至者亦有知雖至而行猶未至者先儒所謂有有德之言有造道之言者是已如中庸論至誠之妙而曰

苟不固聰明聖智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此子思之言也則子思其實知之矣然子思亦未是聰明聖智達天德者吾故以子貢之聞一貫性與天道止於近於不器者以此○問子賤與子貢孰賢曰二子脫年所就固未知其孰優但即夫子此言觀之一則言其尊賢取友以成德一則方以瑚璉之器子賤言德子貢言才子賤有求益之意子貢有自負之意且家語記夫子將沒之言曰吾死之後則商也日益賜也日損商也好與勝己者處賜也好與不若己者處然則子貢猶居子賤之下乎而子貢之終不能至於不器亦可見矣○既聞一貫而猶有好不若己之病是不可曉家語之言多出附會○內方外員曰簠內員方曰簋此別言之夏曰瑚商曰璉則兼外方內員外員內方者而通名之也宗廟盛黍稷見其貴重飾以金玉見其華美或曰雍也仁而不佞

○仲弓為人重厚簡默而時人以佞為賢所以孔子他日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則其時之所尚可知所以或人評論仲弓說道雍也仁則仁矣惜乎不佞或人此言蓋在孔子面前說所以孔子說何以佞為我看佞人所以抵當衆人者但以口取辦而無情實徒多為人所憎惡耳何益哉文以雍為仁則我不敢知但亦何用佞雍之不佞乃所以為賢而不足以為病也

○口給之給辦也非辦也○重厚簡默重厚就大躰上說簡默就言語上說簡是少說默是不說意或人未識仁躰其以雍為

仁者亦是指他重厚簡默處集註於此曰重厚簡默是貼仁不佞意於可使南面曰寬洪簡重是貼南面意此皆倚文生義今學者看書亦要依此法

屢憎於人言佞之不足取也若是直言正辭面折廷諍雖見憎於人亦非君子所避此則言其無實之可惡以見焉用佞之意

○屢每也猶言往往也禦人以口給正易所謂咸其輔頰舌滕口說者也心口不相副故招尤取怨○屢憎於人憎之者蓋君子人也新安曰口才雖俗人所賢實君子所惡

全躰不息全躰非謂仁之全躰乃人全躰之也猶云悉有衆善之意全體所謂仁以為己任也不息所謂死而後已也故其註云仁者本心之全德而必欲以身體而力行之所謂全躰也又曰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所謂不息也○仁道至大以其包乎衆善而無一息之可離也○顏子亞聖猶不能無違於三月之後則雖全體而未能不息也仲弓雖賢未及顏子則是躰之未至於全而息之之時又多者也夫子安得輕許之哉

子使漆雕開仕

○孔子使其弟子漆雕開仕昔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以其未學也今特使開仕是必其材之可以仕矣開也乃不安於小成而對曰開於此理猶未能真知而無毫髮之疑則是正當學時未可以仕而治人也夫開既自謂未能真知而無毫髮之疑而不欲仕則是必求至於真知而無毫髮之疑方始仕也其志可謂篤矣故夫子說之○說之者喜其將有大成

就也○此聖人所不能知而開自知之聖人豈不知開之未能無毫髮之疑但以為亦可以仕而不知開之立志高遠如此則有出於夫子意料之外者故一聞其言而深喜之斯字所指甚大所包甚廣吾斯之未能信非謂無所見也但未盡耳○此理在天地間隨處充滿無少欠缺開既云吾斯之未能信則是欲求到無毫髮之疑處方止是有見夫此理之無時無處而不有也此所謂見大意也見道分明小註謂毫髮之未信皆自知也此亦未甚明白或又說於凡道理皆見得分明則又與吾斯之未能信者相悖且斯之一字意思亦甚彰灼朱子云若目有所見手有所指此當能躰認已見大意則於細微容有未盡也○朱子曰他是見得規模大不入這小的窠穴所謂見大意也者這氣魄多少是大○道理若到這信得及處行一不著而得天下不為矣○古人見道分明所以豁然之間一毫不容自欺而勉從也○古人見道分明此與所謂真知其如此而無毫髮之疑者不同

道不行

○所如不合故欲浮海言天下無賢君我的道不行我何為栖栖於斯耶我將乘桴而浮之海上去矣顧吾黨小子從我而往者其由也歟蓋由勇於義能不以流離困苦而二其心故夫子獨與之子路聞夫子此言以為夫子之欲浮海不與他於從而獨與已遂喜殊不知夫子此嘆特傷天下之無賢君而假設之

言耳子路聞之喜則是以為實然耳是欠裁度了故夫子復曉之曰由也好勇過我可惜只是無所取裁耳意思說我倘者嘆特假設之言揆之事理當見之而汝遽以為實然則是勇之過而不度於義矣○好勇過我無所取裁是因此一事而言非專謂此一事也如不知食輒之食為非義亦是也○如浮海之事裁之以義自是不當往

由也千乘之國

夫子於子路則許其可以治千乘之賦於冉有則許其可使足民於子華則許其可使與賓客言及觀他三子言志子路則言可使有勇再求則言可使足民子華則言願為小相乃知夫子之所許亦三子之所自許也可見三子果有是善則聖人必取

果未有是善則聖人斷不輕許之矣○子曰不知也者難其辭也蓋不能必其有亦不能必其無三節答意皆云其才則吾所知其仁則吾所不知也

○子謂子貢曰

汝與回也孰愈謂汝自視與回孰勝也

○聞一知十只是有所聞即徹頭徹尾都默識心通了

○弗如也吾與汝弗如也言汝以為不如回汝是誠弗如也然

汝既肯自以為弗如則有可進之機矣吾許汝弗如之說也蓋

子貢自以為弗如則自知之明而不難於自屈夫自知之明則

不安於已知不難於自屈則不盡於已至夫子之所以許之者

以此觀其終聞性與天道不特聞一知二而已則夫子今日之

許果不虛矣

○宰予晝寢

○宰予能言其平日所言必皆志學勤篤之事今也晝寢則是行之不逮處故夫子既責其昏惰復以其行不掩言者并責之所以重警之也言昔者吾於人也聽其言如是不遽信其行如是必觀其行焉我之所以改是聽言觀行聖人不待是而後能亦非緣此一晝疑學者特以宰予能言之故而重警之云耳

○吾未見剛者

堅強不屈謂所守者固而不可撓也此與易所謂不以人欲害其天德之剛剛字同蓋剛者純是天理不屈只為不可屈撓難限說不屈於欲有欲故屈無慾則不屈不屈虛說故云棖也慾焉得剛

○我不欲人加諸我

子貢此言忒自然了自然者仁也仁之地位非子貢所及仁恕只是生熟之分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

此章要見聖人教不躐等亦見子貢有獨得其味之意○至論二字於性與天道不甚體貼

子貢始亦只是知夫子之文章至是方聞夫子之言性道因嘆其美如此○性是仁義禮智天道是元亨利貞夫子罕言之者

非中人以上者不語之以上也子貢至是始得聞之文章日見乎外固學者所共聞聞字始知說文章天道開說不可合

○子路有聞

惟恐有聞言其急於行也

○臧文仲居蔡

○夫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者智也今臧文仲初無所據而為蔵龜之室其室則刻山於節畫藻於棁不務民義而諂瀆鬼神如此是何等樣智邪

○夫卜筮之事人固不可不信但古之聖人作為卜筮者是以神輔人非以神主人也今文仲居蔡其禀重至此則是一心倚着鬼神而有希福之心矣既重於此必輕於彼而人道所當然者必在所略矣此豈智者所為乎○知所當務之為智今文仲不務民義而諂瀆鬼神則是於所當務者不知務而在所不必從何斷其不務民義曰亦嘗見有務民義者而暇此乎故諂瀆鬼神者必不務民義○凡人之信命者必略於義吾見亦多矣

○蔡大龜也長尺二寸出蔡地故以名之居蔡謂築室以藏龜也

○子張問曰

名敷於菟敷乳也於菟虎也謂乳虎也楚人方言為敷於菟三仕為令尹章註云所以三仕三已止之私也此猶是解所答未知焉得仁之意三仕三已是不以區區一身之進退為欣戚舊

政告新是其見得這政是國家之政却要交付明白不以己之去位故而怠其心○據三仕三已舊政告新只說得忠據棄馬十乘亂邦不居只說得清便下仁字不得設使其所以三仕三已而告新令尹者皆出於天理而無人欲之私其所以去亂者又皆出於義理之當然而脫然無所累非有不得已於利害之故者亦仁矣故只曰未知非斷其不仁也其曰焉得仁亦曰據其事如此亦未便見得是仁耳且子文文子之為人皆夫子之所知者其不許以仁必有以也故後來朱子迹其行事而直斷之為不仁盖忠者未必仁也而仁者無不忠清者未必仁也而仁者無不清忠清以一節之善言仁以心德之全言

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若究竟言之止此一事已不得為仁矣

今以他書考之子文之相楚所謀者無非云云則是知有楚而不知有周以春秋尊王之義責之不仁矣文子之仕齊云云則是知有已而不知有齊以春秋討賊之義責之不仁矣故夫子只言未知焉得仁而朱子直斷其不仁盖本章外寃竟到底之公案也○知有其國而不知有其身着此一句方見忠意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　章

○魯大夫季文子者其為人也每事必三思而後行孔子聞而譏之曰凡事固不可不思然思而至於再斯可矣何用三思○再斯可者盖人於應事間於其理之未得也仔細思量至於思而得之此方是一思如此却又再思一遍是思之熟而處之審

矣故曰可矣若於是復有加焉則是思倒轉來了故曰三則私意起而反惑斷是如此○三思者謂所思已審而復展轉思之無已非謂三次思量為三思也○程子只就為惡一邊說云為惡之人未嘗知有思有思則為善矣就惡一邊說見得人貴乎有思耳非是說為惡人因思而後為善也此亦槩言若理明底人便思三四番亦不到得私意起若魯鈍人思一二番未得到三四番始得亦不可知然而多思的人大率流入私意者多○季文子之三思與微生高之乞醯為鄰可以相參看何也以其中有天理人欲相勝之機張子云聖人不教人避凶趨吉只教人以貞信勝之此可以破世俗之論

○甯武子邦有道則知

○甯武子當文公之時國家無事邦有道也邦有道則仕智者以之而甯武子則智及成公之時君長國危邦無道也在智者則皆遠身避禍矣而武子乃周旋其間盡心盡力不避艱險而處之以愚焉以武子之智觀之不過安常守分無事可見猶可及也以武子之愚觀之備嘗艱險而能卒保其身以濟其君蓋有智者之所不能為是獨不可及也

在朱子則以盡心盡力不避艱險為愚以能卒保其身以濟其君為其愚之不可及也此正意也在程子則以沈晦為愚以免患為不可及也意與朱子不同故在圈外

子在陳曰　一章

斐然成章言他已自做成一箇狂簡非有頭無尾半上落下者

成章地位儘高盖真能以古人自期待真能不以勢利羈有鳳凰翔于千仞之志有民胞物與之量皆出自胷中之誠而見於事為之實者也故夫子欲歸裁之而交付以大業如由求輩俱在下風乃是○成章已成箇片段了故可裁

○伯夷叔齊不念舊惡

不念舊惡所以為聖之清不以三公易其介所以為聖之和如夷齊之制行怨之者宜多如柳下惠固宜寡怨也○今人皆知天下歸仁邦家無怨為仁人盛德事固也然薰蕕不同味而去取生涇渭不同流而愛惡生則夫為政君子者固不能無惡於人也如司馬温公雖姦邪小人惡其害己者亦歛衽咨嗟其賢如程明道先生則狡詐者献其誠暴慢者致其恭如諸葛武侯則李平廖立雖為所廢亦惜其死而為之流涕此無他公也誠也公則可怒在彼誠則不言而信皆夷齊不念舊惡輩人也

○孰謂微生高直

乞諸其鄰而與之是多少邪曲在中間故断其為邪人也

乞諸其鄰而與之又不明其為鄰家物也故曰掠美市恩一說縱明其為鄰家物亦恩從己出矣皆為掠美市恩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

巧其言善其色過於恭若此者出於偽為意在求說於人邪媚之甚矣昔在左丘明以此為耻不但左丘明丘亦以此為耻

○人之為人其發於言形於色見於禮貌之間各自有箇當然之則而不容以偽為者而巧言令色足恭則是出於偽為意在

求悅於人邪媚之甚也人之為人既與之友則當盡其忠如其怨不可釋則勿與之友此則誠心直道也如今心中匿其怨而外面却與之為友若此者出於勉強意在衆間而動妨險之甚也故左丘明與孔子皆恥之夫左丘明恥之其所養可知矣夫子自言丘亦恥之蓋竊比老彭之意自附於古人謙辭也味其詞意似謂左丘明嘗以此為恥而其所見亦偶與之合須味竊比二字

蓋各言爾志

看來人之病在於有已人惟有已則雖其骨肉親戚之間且不免有所係吝況於朋友乎子路之志如此亦可謂難矣○子路衣敝縕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與其自言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者正相符蓋同是不以外物動其心也設使敝縕為恥其能無憾於朋友之敝其車馬輕裘乎若以車馬輕裘之敝為憾於敝縕儼立於狐貉之間乎此可見古人言行一致其所自許者如此而人之許之亦以此如後之學者言孔孟而行市儈高自標致於稠人之中而背後之疵議有不可勝紀者何益之有

○我有善理之所在何有於已願無伐善我有勞為吾所當為而已願無施勞○顏子不自私已故無伐善顏子意以善者人之所同已有是人獨無是乎故曰皆與物共者也○知同然人故無施勞此別一說勞事人之所同畏也顏子知之故不以施於人此說

與正註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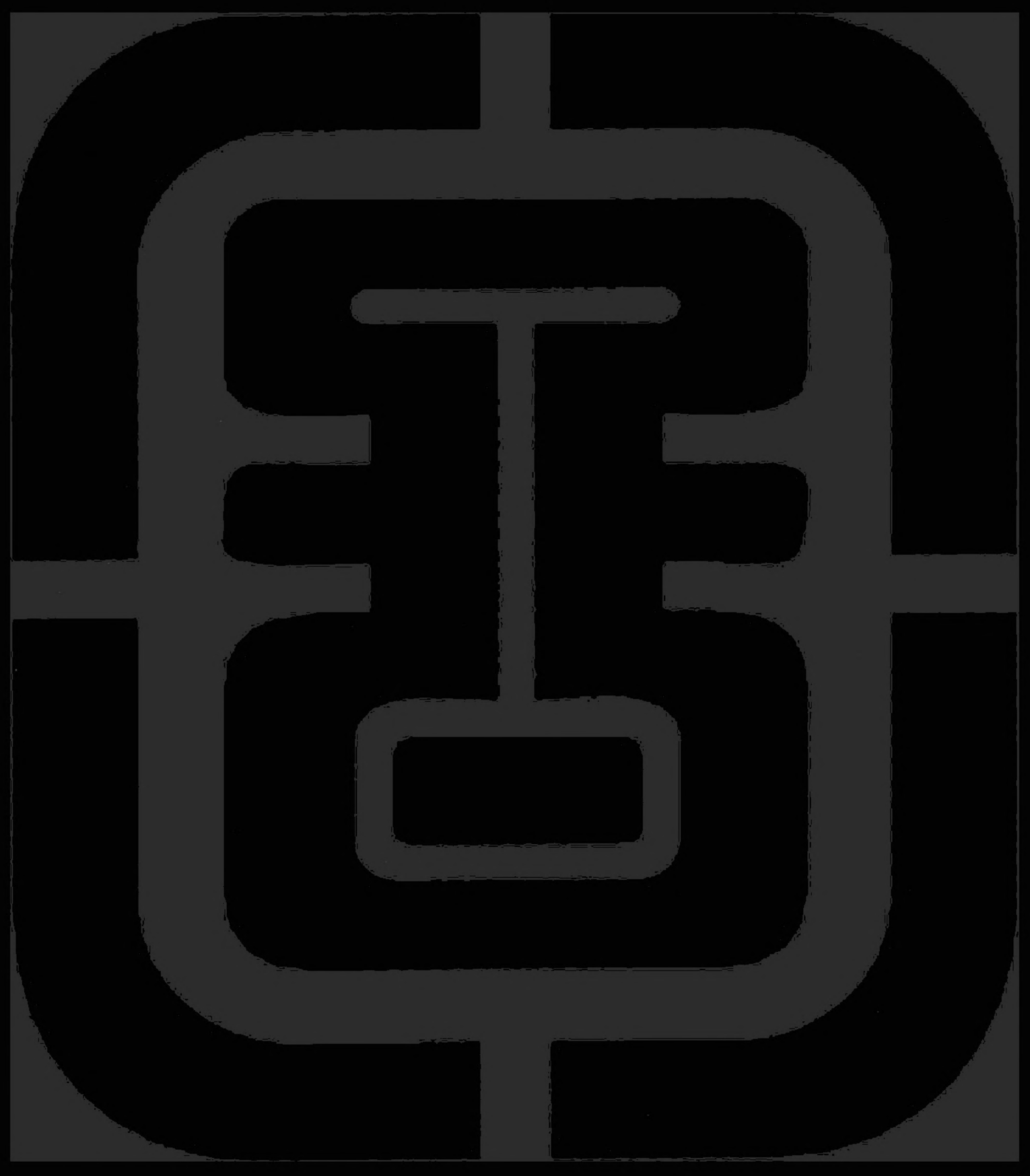
○看來顏子之所以無伐善施勞者盖有見夫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為其善與勞都是盡其在我者本無足驕於人故能之顏子之志如此其視子路又有間矣至於夫子之老安少懷朋友信便有使物物各得其所之意正如天地之化工因物賦形而已不勞焉盖天下只有此三等人上一等老者也下一等少者也與我同等朋友也而今老者安朋友信少者懷則吾之一身凡其所接莫不各盡其道各得其分停停當當而無一之遺漏矣此非聖人其孰能與於此然使顏子假之以年充其無伐善施勞之心亦可以至此而子路之志不以勢利拘若達却便也是這氣象

○盖子路有濟人利物之心顏子有平物我之心孔子有萬物各得其所之心皆與物共者但有小大之差耳老安少懷兼內外說盖孔子此志在一家則行於一家在一國則行於一國在天下則行於天下況其餘澤所被至使後世之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豈惟使一世之民物得其所而已哉

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

人非聖人孰能無過過而能改則復於無過矣但人有過者多不能知雖知亦未能自訟所以孔子嘆說已矣乎云云

十室之邑

生質之美者往往有之彼如十室之邑邑之至小者也亦必有

忠信之質如丘者焉但不能如丘之好學以充其資質耳以此見得美質易得至道難聞學則擴充其質而可為聖人不學則孤負其質而僅為鄉人可不勉哉○十室之邑盖有萬室之邑則邑之至小者也邑是虛字仁山金氏謂四井為邑云云者非○必有忠信如丘此忠信是生質之美難得者也故註曰忠信如聖人生質之美者也